

卷三十九

侯籍錄 陶朱新錄 直臘風土記 投轄錄

卷四

友會談蒙 南憲紀談 三楚新錄 慎子野說 先公談錄

卷四十一

宣室志 驟鸞錄 吳舡錄 攬僧錄 蜀都舊聞 後耳目志

卷四十二

純全集 春渚紀聞 春夢錄 化書

說郛

三十九之四十二

Small paper slip with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說郛卷第三十九

侯鯖錄

今當併入前三十一弓內侯鯖錄中宋趙令時

字德麟
号卯復翁

長相思古詩云文采双比央裁為合懽被著以長相思結緣以結不鮮註被
中著綿語之長相思綿之意緣被四邊絞以絲縷結而不解
之意奈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出文選

第十五卷

被池

云

或問今以臥纏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為池纏答曰礼云奠躍拂池者緣

飭之名謂其刑象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

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猶呼為被池此纏亦為有緣故得名池
耳俗問不知根本鏡為異說當時以時少有知者况比未士大夫即獨

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

余得被吳唐物四幅紅綿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僧尼之始

聰陽成侯劉峻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書首云死罪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人多務疑之比見刊

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

吊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具啓事論

兵皆短而裁之貴易於隱藏

落花詩

宋荅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廟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

時作落花詩為時贈商之公詩之一夜東風拂花壇歸來無處

剝淒涼漢泉珮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泪臉補痕勞獺髓舞臺

收影養鸞腸南南樂府休廢曲桃葉根盡可傷景之詩云墜素翻紅各自

傷青樓煙雨忍相忘款飛更作回飛舞已落猶成半面收滄海客歸珠送泪

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双蝶尽委心花與蜜房東坡與司馬温公

論

論茶墨温公白茶與墨正相反茶款白墨款黑茶款重墨款輕茶

茶

欽新墨欲陳子白二物之質誠龍亦有同者公曰謂何

墨

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醜

黔皙也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

公咲以為是

方

獨者名方頭陸魯洵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

頭

緙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鮮 集韻云鮮青蛇魚也皮可胃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

鼓 蚤耳

心 也集韻音曹揚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

曹 用此愁字即憂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于野詩

云詩人老去鷓：在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鷓：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

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 唐登科記

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南却不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

卷歎息未知張中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當也會清源莊

季裕為僕言友人揚阜公嘗得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既其嘗未遭

軍亂為之 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尺微之自叙特假它姓以

避就耳僕退而攷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又豈子家所收未全

或別本爾龍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予它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

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寢或假之它人或之見它書後世猶可考

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能委曲

詳及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既當以大歷十四年

已未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亦年二十二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

文作賀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貞元十八年授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

氏婦誌云予外祖陸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

唐氏崔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則鷓：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

傳言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

詞二首皆隱罵字傳奇言春詞一首以授之不及自有罵字詩離思詩

離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人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詩前叙所遇

後言捨之以義及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曼游詩云當年絕初解三皇

四歲也其詩中多言双文患謂二罵字為双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

為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罵字而作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

山岫當皆翠墻花拂面罵愛嬌水燕翼翫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時唯樂天

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揚巨源善目課為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

凡事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微之無疑况於如是之中耶然必更以張生

者豈元與張受姓名氏本同所自出邪張姓出黃之後元姓亦龍後為姪校

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

之在懷必欲討閱得一說而後已嘗理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

延必煩尺見當時事理如身履云間緣分縷解終始備尺乃可

以置語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

事無不可考者時季者觀書以而未見尔微之所過合雖涉於流宕自故不

中礼義龍名輩風流餘韻照狀役役世亦人間可喜事知臻此特鮮也雖為

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故微之其它之辭者彰者又如此故反覆柳楊張而明知

以信云說它時所謂姊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

微之古艷詩春詞云春來頻家到宋家東垂袖聞懷待好風罵藏

却暗無人語唯有墻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罵不語迎陰藏等

間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罵字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

梳頭暗淡收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紅雨泣殘陽夜似嘆還非嘆
鬢髻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嗔下兩寺間數見小兒郎離思之自愛
殘收曉鏡中環釵謾夢綠絲蕤須臾日射燕支頰一朶紅酥旋歎山
泉散漫遠措流萬樹桃花快小樓間讀道書慵未忍水晶簾下看疏
頭紅羅着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趨塵第一莫嫌少地弱些紕慢最
宜人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菲嬾回顧半緣脩道
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
枝葉度殘春曉云半欵天明半未半明醉聞花氣慙歎鶯娃兒撼
起鍾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可為天上牢牛織女星
不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

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咲分不兩相守恨不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
風撩亂百勞語况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若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
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相別妾得長若悲憶春水之將泮何如余懷
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
而已波小管在苞芳高下見節矧桃李之常春竟虫人之板折我自
願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鏡、之如雪燬破鏡之分明

不我先又安能使它人之終不我奪已為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
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遺
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整見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
鵲性遲回死恨天難識時節曙色漸懂隴華星吹明滅一去又一年

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若是妒相憐何不使教相
決絕雜意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絳侵已上床憶得双文通內裏玉
攏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纜地懸憶得双文人靜後
潛教挑葉送秋千寒輕夜淺曉回廊下辨花叢暗辨香憶得双文籠
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掃似火葉相兼垂拂磚墻半拂簷憶得
双文獨披掩蒲頭花草倚新廉春水消尽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憶得双文衫子薄細頭雲快退紅酥贈双文云艷極翻熊舍塔多轉自
嬌有時還慙嘆聞生愛無慘曉月行

酥見款

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要愛游春云昔歲愛游春愛游何所遇
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殘漫溪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

旋行林路長廊拖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邊繞鴛鴦池光
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鳥龍不作聲碧玉
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聞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
子碧油糊馳鈎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嚮人相寤鸚鵡亂鳴嬌挂睡
猶怨簾闌侍兒起見我遙相論鋪設綉紅裯施張鈿裝具潛褰翡
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衆人空驚舌若霧身為夜合偏熊斂晨
霞聚睡驗桃破風汗收蓮委露蕤梳百葉髻時世金感重臺屐踏殿
紕軟細頭裙惹玲瓏合懽袴硤綉鮮妍暗粉薄暗淡衣裳故最紅
紅丹雨未春欵暮夢魂良易驚虛境難久寓夜泊天河無由重沿訴
結念心所期迢媿嬋娟恨竟未八九年不向花面顧雜洽兩京春喧闐衆

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

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聚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

夢玉佩迎高松安旌附常門正金盛出入多蘿懂祿云樂天和微之愛游仙詩也不使不知音

者知吾者亦不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吳不故不使吾子知即保斯言復其肯大拒悔既往而悔將來也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名矣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四年是歲微之生也唐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申子興元

、年是歲崔氏生乙丑貞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甲戌至己卯十

五年二月辛未咸亨王潭城薨于蒲丁文雅不能滿軍遂作亂唐申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傳奇言生年主未近也崔氏年七傳奇言

於今之貞元更唐辰七年矣辛巳十年是歲微十三傳奇言生以文辭西去所謂之戰不利壬辰十八年

是歲微之年二而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所聚按退之作微之妻常哀誌曰選婿時猶始比選授校書郎即與微之夢游二紀初三星度所謂有

所娶之言同癸酉十七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壬午年才

為識成明於鉢用科第拜左拾遺出為河南尉丁亥年戊子三年是歲授監察御史己丑四年是歲妻韋氏年二十七

庚寅五年是歲賡江陵十一曾辛卯至甲午九年從唐州乙未五年是歲名入都徒通州

丙申至乙亥十四年是歲徙歸州長史為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輝惟翰林李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壬寅三年是歲出為同州刺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為尚書右丞旋段鄂岳節度使

唐成辛亥五年是歲薨于鎮年五十三

元微之所述傳奇 溥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遇於蒲之晉故

寺適有崔氏孀婦時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

於鄭叙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之徒因大擾却掠蒲人

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時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

雖節厚張文德因之飭饌以命張謂曰妹之孤遺未妾提携弱子幼
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恩哉今保以仁之禮奉承况乃命其子曰歡即
次命其女曰鶯、出拜爾兄久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
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粹容不加新飾垂髮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
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凝眸艷色若不勝其軀張問
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日而罷張生
自始倦知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知侍兒曰紅娘私為之禮者數四矣
間遂道其衷長翌日紅娘復至曰即之言所不敢忘崔之娛姻君所
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知時性不局舍昨一
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聚

則幾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遵不能
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性、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誠為諭情詩
以亂之不能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待彩
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日西廂下迎風戶
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論其肯是歲二月十四日詣矣崔
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諭為達於西廂則戶
果半開良久紅娘來連曰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服
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固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
因不令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亂為義終以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
其去幾何誠哉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欲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詳是用因

諭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唯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礼之動能不
愧心特願以礼自保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後踰而出
由是絕望矣後數夕張居臨軒寢警欬而起則紅郎飲食携挈而至撫
張曰至矣睡何為哉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猶疑夢寢俄而紅娘捧崔而至
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美矣是夕旬有八日也
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
頃寺鐘鳴天欲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
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收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然猶瑩於
茵席而已此後又十年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
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後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

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而情喻之崔氏宛無唯詞然愁
怨之容動人矣歎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張生復遊於
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見崔侍
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侍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听之
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克怡聲徐
謂張曰始亂之今葉之固其宜矣遇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
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今且往
矣既達君以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
其是曲左右皆欷歔崔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即所遂不復至詰旦張
生行明年之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檄報之詞粗載於此書日

捧覽未閱撫愛過深蕙惠花勝一合及口脂寸致耀首膏唇之飾
唯荷珠惠誰復為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因在便安但
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之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如有所失至
於膏寢之間亦與叙感咽離憂綢繆纏繞若尋常幽會未終驚
魂已斷雖乎食如暖而思之甚遙昔中表相因或同晏處兄有援琴之
挑鄙無接授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遇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
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栢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待巾
擲歿身永恨含歎何言倘君仁人用心俯遂含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或如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為可期則雷骨化
刑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

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玉環一枚是鴛幼年所弄寄充君不昧之
瑩佩玉取甚堅索不渝環取其始終不絕蕙致彩絲一鈎丈餘結含碾
于一枚比數物不足珍意者歎君子如玉之潔敬志如環不解泪痕在竹愁
結縈絲因物達誠未以為好心適身遠拜會無期幽遙憤所鍾千
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日保持無以鄙為深
念也張之女聞之莫從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
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為出張君怨念
之誠動於顏邑崔之知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
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翅為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
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还将

田時意憐取恨前人

陶朱新錄一勇

馬純字子約號樣椒翁單又人寓陶朱山

宛牛文黃定 於紹聖間有以牛目司馬溫公者因作宛牛文曰葉州村民
往歲有耕山者日哺疲甚遂執犁而卧乳虎翳休問怒髭搖尾張勢
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牀上左右以角抵虎甚
力虎不得食垂延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 行已虎遠牛
且離其牀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
之尽怒而得愈見恠焉歸而殺之解其牀食雲牛肉而不悔夫
牛有功而見殺尽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
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况而獲得矣推牛出身捍虎於其

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
於鬪虎忠臣之功立於一牛嫌疑之猜過於伏牀不悟之心深於熟寢
苟人生或察焉則義之根何所自列哉傳称妾祥彊而弃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咎固有忠臣獲罪言猶諒夫客有目牛
之事親過而吊為余聞其語感而書宛牛云又自鼓趺曰是牛也
能捍虎子其人未寢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需行之後其見殺宜
哉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礼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賦
好事近云喜氣擁門爛光動綺筵香陌行到紫薇花下堪身非凡
客不須朱粉汪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章臺王太尉思自
親事官出上皇時為三衙其夫人為買妾甚美恩方諸之見

恩辭問醮青鸞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天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
人必良家子遂訪之妾且言其妾又喻之曰不要你還顧母縣主也又死
貧故見粥乃乎其母至不肯言其妾又諭之曰不要你還顧值但之
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子史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
一少年其家亦仕宦又為右職即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
千為資送奩且戒其婿使善奉雲妻之母為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
子之行宜雲貴也

黨籍

元始黨籍凡三著僕家自有元祐姦黨碑是炎問呂元值作相取去
最投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曰皇帝嗣生之年族別叔惡明信
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罪狀弟其首惡

與有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刻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
壁永為萬世臣之子戒又詔京書之將之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
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瘡要以貽先烈臣取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
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執教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大防 劉摯 范純臣 韓中彥 曹布

梁燾 王岩憲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光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礼

安燾 陸佃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元符 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勛 趙君錫 馬賅

孫武中 孫文仲 吳安待 孫覺 錢勳 李文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弁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岑象求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並元祐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禔 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七百七十七人

秦國 黃廷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仲平 湯鹹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瑾 任伯雨

張廷堅 馬洵 陳乳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王回

呂夔續 吳傳 歐揚中並元祐 杜林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續中 商奇 陳佑 虞防 李杜 李深 李之義 范正平

曹蓋 楊紉 蘇耨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袁公進 馮伯樂 周誼 孫琛 范彙中 鄧耆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脩 李傑 李育 趙令時 郭執中

石方 金樞 高公應 安寧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微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梁卿 王貫 朱絃 吳明 梁善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繁 江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拯 韓治 郁耽 秦希甫 錢希祥 周縉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吳宗 羅羅臣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邈 黃傑正 許光甫 楊肅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道恪 黃才 曹與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朱壽岩 王公彦 王文 張溥 許壽脩

列善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室 倪直鶴 蔣津 王守 鄧中元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庖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謨 蕭刑 趙越 滕文 江詢 方道 許端鄉

李昭玘 李夷行 彭醇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章

廖正 梁士能 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選 李備 王敏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表 任瑄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惟 李愚 呂采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加亮 李玩 劉庭華 姚雄 李基 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

梁堆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履 竇越 趙約 黃鄉從

馮說 魯壽 蘇舜民 楊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侁 闕守勣 王緩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蘭 張佑 王化臣 並元符

為臣不忠

曾任牢臣二人

王珪 元祐 章惇 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條降敕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

日此兩游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群守皆立之後星變遂毀

戲殺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季校嘗因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

錢之類誤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日我已死耶嗑啼不已少頃復寐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子人豈不覺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軀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熊為

紹興己酉水加灾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滸躍入小舟渡至

火灾

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去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倖趙况

蹈曰熊於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趙嘆不以為然果延燒官民舍

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貞婦

建炎間收陳州賊在州軍於陳之鄧灣統制官曹寔韓宏守統制

王漁塞門中夜聞小喧徐權一美女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其屢

斬無辜矣重自嘆息人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妻也早未王統制

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

即統來破賊本為百姓除害若娶新婦充婢使則可若欲見私

所不願也王漁欲強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

何懼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身不能寐意保其貞潔而不愛死
雖古烈女

異真

不過之河除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
井中三真一金鱗一黑一如帶一遑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
真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顧者並欄俯窺
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壘井而死者因濟之遂得三魚鱗也如在水中
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真尚存祿傳漢
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真酒中而道此語固無根
難信然已刻之真而游不死亦可恠也

真蠟風土記

周達觀號草庭送民永嘉人

真蠟國或稱占蠟其國自稱曰其李智今聖朝捉而番經名其國
曰澈浦以蓋亦甘李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
外詩州港口過七州洋經文扯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
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昆崙洋入港凡有數堆第四港可入
雲餘港以沙淺故不通巨舟龍而弥望皆修滕古未黃沙白葦倉卒
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西北行水順而可半月拉
雲地曰查南乃雲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
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千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之地廣七千
里云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拒暹半月程南拒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
也舊為通商來往之

國 聖朝廷膺天命奄有四海咬都元師之置者占城也嘗遣一
帶符万户奎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乙未之六月聖
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月自温州港口
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
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日抵四明船岸雲風土國事之詳不能悉知籠其
大略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重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余向皆一門城之
外皆巨濠之上皆通衢大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四枚如石將軍
之狀甚巨而縛五門皆相似橋之欄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
十四神皆以手按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

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傍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
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艸却無頭城之上間或種桃柳木
此皆空屈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人間夜閉早開亦有
監門者惟苟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
亦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
向有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分於石屋之下金
塔之比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懣龍雲下亦有石屋
數十間又云比一里許則國主之戶也云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船商
自來有富貴真蠟之囊者想為此也百塔山在南門外半里余俗傳
魯般一夜造成魯國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

睛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室廬

因宮及官舍府第皆面陳因宮在舍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宮之瓦以鉛為之余皆土瓦黃色梁柱甚臣背雕書佛刑屋頗壯觀脩廊復道矣九參差猶有規模其莅事處有金窓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四五十枚列於窓之傍雲下為家刑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見也其內中金塔因主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因之土地主也孫女自每夜則見因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

番主一夜不往則必獲灾禍云次如因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虛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竹蓋独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之官之等級以為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蓋瓦片不敢上屋雲廣狹虽家之貧富龍終不敢僣府第制度也

衣服

自因主以下男女皆椎髻祖揚也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天布一條纏於小布甚有等級因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云華麗精美云因中雖自織布暹中及占城皆有未者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云精美故也為因主何打絕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劍頭上所戴者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類周匝於髻間頂上帶大珍珠三五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

帶金錫指展上皆嵌猫兒睛石其下跣足；下及手掌皆以紅紫
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打之新入掌男子不敢也大
臣國歲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女可打
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入殺故也暗丁入殺
者不識休例也

官制 國中亦有丞相將師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祖名稱不
同耳大率皆國戚為之否則亦納女為嬪其出入儀各從有等
級用金轎杠四金傘柄者為上金橋杠二金傘柄者次之金橋
杠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雲次也雲下者止用一銀
轎杠者金傘柄已上官皆呼為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為屬

辣的傘皆以中國紅絹為之雲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為之即
却短

三教 為儒者呼班誥為僧者呼為孛孫為道者呼為八思惟班誥不

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孛孫舍講習之處亦唯定其所讀何書但見其
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為儒耳由班誥入仕
者則為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孛孫則髮穿黃偏袒右
肩淇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其寺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
之狀呼為亭類穿紅塑土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
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鍾磬鏡鉢等物蓋之類僧
皆茹食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食肉每一日齋皆取辦於齋主之

寺中不設厨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齋整於
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轆扛
傘柄者因主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
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鞋靸娘子畧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
觀但此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無別像但止
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
亦得用瓦八思惟食它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
其誦經及與人供果之事俗元小兒入寺者皆先就僧家教習
暨長而裕雲詳莫不考也

人物

人但之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髮不知居於海島村僻及尋常閩

巷間有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婦女

南棚乃府弟也

多有其日如玉者

蓋以不見天日故也大拉一布纏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推

髻跣是雖國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人四方四人雲下嫡妻

之屬聞亦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內見番主心

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窓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窓中徒

倚以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兒者必召入內其內宮內中

出入之後者呼為陳家蘭亦不下三五千枚却皆有丈夫與民間

雜處只於頤門之前削去雲髮如此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珠及

塗於兩鬢之傍以此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餘人不可得而

入也內前多有終繹於道途間尋常婦女推髻之外別無釵梳頭

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錫指中帶金指辰且陳家蘭及內中諸
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嘗塗香藥以擅射等香合成家皆修
事國中多有二刑人每日以十數成辟行於墟場間常有
招徠唐人之意又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育 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拌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
後中無病且收歛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
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
每見人言番婦淫多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款即有買
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數夜則可過十余夜其婦必曰我
非是鬼如何旅眠淫蕩之心尤功然亦間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

婚嫁 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人矣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爾汝有人要你將來嫁千百箇丈

夫富室之女自七歲或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歲必命僧道
去其童名曰陣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
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先給巨燭

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以是夜過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為陣毯
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
寺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為官戶富室所先貧者
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擲銀器之類至有
一百擔者該直中國三百兩銀子之物或三四十擔隨其家之豐儉

所以貧人之家至十一歲而始行事者難辨以物故耳富家亦有捨
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之中一僧止可取一女僧既允受
更不它許是夜其家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泥
塑人泥獸之屬於其上或十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事故
凡七日而始撤既婚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屏以綵帛結二亭于車
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
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幼之酒中或
謂又母親憐各點於額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
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
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否則此女

終為此僧所有不可得而它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
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寢以後則斥於房之外任其所之無復拘
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虽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
有先奸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為耻亦不足怪也陣毯之夜一
巷中或至十余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
無處無之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少者亦有三
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
呼為撞到城中皆不敢入人家城間人相罵者呼之為撞
則嗔諱恨入髓其見輕於人如此此社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
三四十布可得只許於楼下住卧若枕沒乃許登樓亦必跪膝合

掌項札而後敢進呼主人為巴駝主母為米巴駝者又也米者
母也若有過違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札自相配偶主人終
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者久曠不擇一與之接主人得於
所聞次日亦不肯與之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
於有妊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在所不齒且利其
得子仍可為異日之奴婢故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之必於面刺
以青或於頂上帶鉄以銅之亦有帶於双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虽近而占成暹人皆不通語說如以一為梅
二為別二為卑田為般五為李藍五為藍悔七為索藍別公為
李藍卑九為李藍般十為谷呼又為巴駝叔伯亦呼為巴駝呼

母為米姑媿媿母以至憐人之尊年者亦呼為米呼兄為邦
姊亦呼為邦呼弟為補温呼舅為吃賴姑夫婦夫姨夫亦呼
為李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温張
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為備世呼官人為
巴丁呼秀才為班詰乃呼中國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
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以其所
大略耳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有則有秀才之文談
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又自不同亦與中國
無異也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為奴之類

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其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狼矢標鎗射而得之繫火於石共席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葦冠木綿花織布為業者布甚麗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鹿鹿皮等物以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喜粉之類搓為小條予其名為梭拈於手中就皮書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挿於耳上字跡亦可辨認為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

牙之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明類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月 每月中國十月以為正月是月也名為皆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時序棚上可容千余人盡掛燈籠花采之屬其對岸遠離三丈地則以木接縛成高棚如造塔樣竿之狀可高十餘丈每夜或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烟火爆竹於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過夜則請國主出額默放爆竹烟火離有里之外皆見之爆竹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換柳所費甚夥因生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以後止每月必有一事如月則毬九月壓獵者聚一國之象皆來城中教園宮之前正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近

水未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顧正月則燒稻其時新
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教國主却
不出八月則換藍者舞也黔差役樂每日就國宮內換藍且聞
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月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
有通天文者日月剝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尺寸字却與中國不同
中國閏歲則後亦必置酒閏但只閏九月珠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
七日輪亦如中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
所生頭為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兩最凶何日可出東方柯日
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消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
如以馬為卜賽呼雞為垂呼猪為直盧呼牛為箇之類

刑法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屬但聞罰金而已
其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坑

爭訟

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去鼻者但姦與賭罪
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紫綬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
之方始獲免然裝句欺騙者亦有之人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
縊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体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自
施監禁拷打之刑却有二酒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為盜不肯
招認遂以鍋煎油令熱令此人伸手於其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
否則反由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

又兩家交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府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

一塔中塔之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提防或坐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以剖柱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靈如此因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此道途開土人雖與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疾又云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如憊以遇意視之往好色之余使人三探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款纔軍男女皆入水澡洗故成此疾患廁者十死八九亦有備藥於市者每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為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友人行持尤為可嘆

死亡

人死無棺止貯以簞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旗用幟鼓樂

之屬又以兩拌盛炒米統路拋撒糧至城外僻遠無人知地棄擲而去俟有鷹鴉犬畜未食頃刻未食則為父母有福故復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及謂父母旗罪而至死今亦斬有焚化者注皆唐人之遺種也又母死別無限制男子則蓋髮其髮女子則於顛門剪髮如錢大以以此為孝耳國主乃有塔堊埋但不知堊與堊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兩半年絕無自冒月至九月每月下雨年後方下澆水羊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及沒僅留一抄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二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

三五尺人家又旋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滄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一用牛耒耨鋤之器雖相類而制自不相同然于傍人有芋野田不種常生水高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耨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此皆不與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為坑蓋之以所滿則填之人別掘地几登溷既畢頃入池洗淨几洗淨止用左手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嘆之甚至不款其登門婦人亦有立地而溺者可嘆

山川

自入直蒲以來率多平林藜木長江巨港橫亘數百里森古樹梟脩藤禽獸之聲雜遝於其間至半港而始有曠田絕無

木彌望荒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於此地又有所坡綿亘數百里其所節間生刺荀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也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許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

出產

黃蠟麝色有降真豈寇書黃梗大楓油子翡翠其得也頗准蓋叢林中有地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体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未則罩之有終日止護三五枚或有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一歲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為上自死而隨時為人所聚者次之死於山中多年者斯為下矣黃蠟出於

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絡有如馬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
船可收拾二三千塊每一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岸
角白而帶花者為上黑而為下降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伐
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大亦不下四五寸其
皆野人山上所種畜一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
砍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一等樹枝開正如桑寄
生之狀亦頗唯得大楓油子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
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蘇而生累如綠竹子其生而青者
更辣

賣買

國中賣買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須先納一婦人者兼

一則其能賣買故也每日墟自卯至午即罷無舖店但以蓬蓆
之類鋪於地間各有常處間亦納官司賃地錢小文閩則用米
谷及唐貨次則用布乃若太文閩則用金銀矣往年土人最朴
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為佛見則伏地頂礼今亦有脫騙欺買唐
欲得人者矣以去人之多故也地想不出金銀以唐山金銀為第一
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

唐貨 鐵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器及水銀、朱紙劄硫黃燻硝檀香炒
芎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鉄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
木梳針麓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菽麥不可得去耳

草木

惟石搢其簾荷花蓮藕羊桃蕉芋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

而味醜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也樹木亦甚各別草化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梅杏松栢杉會梨束揚柳蘭桂菊芷之類皆無所也正月亦有荷花

禽

會有孔雀翡翠鸚哥乃中國所無其餘如鷹鴉鷺鷥雀兒鷓鷄鶴野鴨黃雀芋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雁黃鶯杜宇

獸

燕鴉之屬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其餘如虎豹熊羆野豬麋鹿麀鹿猿狔之類甚多所不見者獅子猩、駱駝耳鷄鴨牛羊猪馬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刺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鴉近有舟人自中國獲去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

腦絕類新生小犒兒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西瓜蒲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菘之類瓜茄雖正二月間亦有之茄樹有殺經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余年不換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鱉

魚鱉惟里鯉魚最多甚它鯉鯽草魚亦多有嘴魚大者重二斤

以上更不知魚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產者至若海中之魚色：

有之鱈魚湖鰻田鷄土人不食之入夜則縱橫道途間蓋大如合芋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鰕重一斤以上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鱈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特無角耳旺甚脫美蛤蜊獅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

之而人不食耳

醞釀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為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為之其次者土人呼為朋牙四以樹葉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刺飯為之名曰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為之又入港濱水人有艾醬酒蓋一等艾葉生於水濱其漿可以醪酒

鹽醋

醞物國中無禁自真浦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等

醬麴

石硃勝於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為醋美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生莢則有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

鄉閩白酒藥之狀

蚕桑土人皆不事蚕桑婦人亦不識針銀縫補之事僅能織未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捩成條無機杼以一頭縛腰一頭搭窓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未居却以蚕桑為業桑種蚕種皆自暹中來亦無麻芋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皂綾衣着暹婦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暹婦補之

罽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盂桶之屬但煮飯則用一瓦釜煮火美人用一瓦挑就地埋三石為窻以椰子殼為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美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而不漏又以莢葉製一小勺用塊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錫

器或瓦器盛水於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拿其粘於手者
非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鑽器可盛三四盞許其名為恰盛酒則
用鑽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第府富家則一用銀至有用金者
因主處多用金器制度刑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竹席亦有鋪
虎豹鹿鹿茸皮及藤簟者近新置鍍卓子高尺許睡只以席
卧於夜又用矮床者往皆唐人製作也夜多蚊子亦用布罩
固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為之皆船商所饋也稻子不用龍磨
但只杵臼耳

車轎 輪之制以一束屈其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
銀轎杠者此也每頭三尺之內釘一鈎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

於兩頭鈎中人坐於布內以兩人擡之轎外又加一物如紅蓬而更
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之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
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死地一般馬無鞍象却無凳可坐

舟楫 巨舟以硬樹破板為之巨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板既費水且
費工甚拙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斷起鋸亦然船亦用鉄釘上以
葉蓋覆却以檣柳木破札壓之此船名為新拿用漿棹所和之灰
石灰也小舟却以巨木鑿成槽以大薰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
可載數人之以掉划之名為皮闌

屬郡 屬郡凡十餘曰真蒲曰南查曰巴閩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維棍
曰衣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廟里其餘不能悉紀各置官屬皆以排

柵木為城

村路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為買節
大路上自有歇脚去処如郵亭之類其名為森因屢與暹人交兵
遂至皆成曠地

取贍 前此於八月內取贍蓋占城主每年未索人贍一窀可千余按遇夜
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還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
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贍俟數足以饋占城主獨不取唐人贍蓋
因一年取唐人一贍雜於諸贍之中遂致俱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
已除取贍之事另置取贍官屬居北門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乎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凡三日不食而俱

死余鄉人薛氏在番壓居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國聖

佛之靈所如此

澡洗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

蓋誦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亦三兩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

裸刑入池惟父母尊八十者在池則子女卑初不敢入或卑幼先在

池則尊年者亦須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抱池但以左手遮其牝門

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中婦女三五成至城外河中操洗至河邊脫去

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千百數雖府第婦女亦預

鳥畧不以為恥自踵至頃皆可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

之唐人假日頗以此為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

常溫如湯堆五更則微涼至於日出復溫矣

流寓 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得屋
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往、皆逃逸于彼

軍馬 軍馬亦只裸体跣足右手執標鎗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
箭砲石申冑之屬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亦別
無智畧

國主 在先國主輒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
之胥元以與兵為戕其婦翁殂其女竊金劍以付其夫以
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為新主所覺斬其脂安置出
室新主身期聖鉄縱刀箭之屬着身不入持此遂敢出

戶余宿留年餘年見其出者四五其出也諸軍馬擁其前旗
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月一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
白日亦點燭又有官女皆執巾中受用金銀器皿及飾之具制
度迥別不知其何用又有宮女手執標鎗牌為內兵又成一隊
又有半車鹿車馬車皆以金為飾其諸臣僚因戚皆騎象
在前遠望紅涼傘不知其數又其次則因之妻及妾媵或轎或
車或馬或象金銷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於象止
手持金鈿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十餘傘
柄皆金為之其四圍擁從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如
上用金轎子皆官女擡之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

皆當跪地頂禮名為三罷不尔則為貌事者所擒不去虛釋也每日国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處凡諸臣僚及百姓之欲見国主者皆列坐地二以俟少頃聞内中隱隱有樂声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間上用金車子未處稍遠更見二宮女織手捲簾而国主已伏鈕據立金窓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声絕方許擡頭国主隨亦就坐聞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国之宝言事既畢国主尋即轉身二宮女復垂簾諸人各起身以出見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投轄錄

王明清字冲言汝陰人

迅雷條電劇雨颶波濤噴激蛟龍蛻見亦可謂之恠矣以其有

司所覲久以為常故弗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晋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屬存之書傳以為不然可乎齊諧志恠由古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樂磨至十逾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取知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忘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悟言一室親交情話夜漏既深夜談所覲皆側耳聳聽使婦輩劔足推子不敢左顧童子顏变於外則坐客愈忻怡忘鄰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皆留故命以為君之僕同志者常知斯言之不誣紹興己卯十月朔旦叙

蓬萊

祥符中封禪寺竣宰執對於後殿真宗白治平無事久欲
與卿等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小殿
、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先復招群公從行初竟
甚暗數十步則天子宇欵然千峰百嶂雞花流小尺天下之偉
觀少焉之至一所重樓復閣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亦奇古未
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郡臣
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殺醴之屬又非人間所
見也鸞鶴舞於庭笙簫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道上出門而
別白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類是遇也復繇舊路以歸臣下
因以請于上曰此道家謂蓬萊三丘者也群臣自失者累白

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祖又聞手歐陽文忠公

鈞致耳章丞相初未京師年少羨風姿當日晚獨步禁街觀車數乘

與衛甚

茶子嚴最後者轅後一婦人美而艷揭簾自逆丞相因信步隨之不

覺至夕婦人以手招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佳壯
婦人者故丞相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夕無人居者少
遲前婦人始至備酒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因問其所婦人
嘆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類輩迭相往來甚衆俱妹詢之皆
不顧而言他每去則必以臣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疑為之
弊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即所遊之地何為至

此那我之主翁行迹多不遁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致
年少之徒與即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惶駭果
爾為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必能脫主翁翊日
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子且不復鎮子門俟至五鼓吾將未
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常以厮役之服役子隨前驅以出可
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不復繇以街不然吾與若彼此
禍一旋踵矣詰旦果未扣丞相用其迷遂免於唯丞相既貴猶
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

耳李平仲云蔡

毛女 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出華山舊聞毛女之異然其祈

一見向晚從者見微燒抵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
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若睇目光射人顧元長
曰萬不為有余一不為不足言訖而言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
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

算術 語先太史如以并摸其像兒遺呂源子原守吉州日嘗令修城
掘土得一舊棺既昇置江中始得石誌於傍乃昔人又葬其子
者其略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
矣算術之精有如以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

說郭卷第三十九

說郭卷第四十

以足唐段成式說大曆無兩手以布疋夾筆而寫經以此誠跪
為手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余全無兩臂自奴有如削猶
行衢弁求馬為事每梳頭鬢右足矣夾擲左足縮髮及繫
衣浣面裘之其輕健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丞伸足
取貫韋絕之上畧無疑滯予為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將
踰一絕而豐之寒暑彼且無恙又段夕拜暉言景德中因事
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双臂但用兩足刺繡鞋片綴與巧手相
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之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
無面人之手足具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於溝壑是其手臂

及不如此二婦人足也裴夫引以驗成式之言知不巫矣云

聚劔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切累官至加節鉞
織番聚

三報

欽為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即舍日入
目算何啻千婚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於
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到還兼與契券為約其
詞以名又死鍾聲絕本利齊到之語豈謂信絕填目而返
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余輩飾珍異以袍帶令同於宅左
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為服玩備極珍異其常三則京師
搥唇舌儻矣之徒日有十數謂其嬉游則信陵蓋嘗謂諸公

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為鄙夫諂佞互攻龔驥下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連如神至於筵會
有奉其歡心者器血之具盡傾與之嘗謂及此生逆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余万婚乃約音文及信葬畢籍
其余者皆信時十去五六為外無官俸內用私帑閨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蕩費更愈拾前以至竭田園貨邸店
未周歲而入日之婚亦絕其第方四歲郭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為餒鬼郭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
在壽邸月開府聞之共怒具以上言者餘財與所訴之第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簪身仍除其班簪因茲索然無歸寄跡

旅店乃曆自來游從之處求衣食人既數四亦皆厭矣遂如京師多假化歲卒搖夜鈴于軍巡脚足餬口索不服勞又
以踈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胡孫為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刑質公庶頽頽尖薄克肖胡孫漫委質於戲場
為常繩貫頸跳躑不已南觀為之顛淚而彼珠無在色噫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大必生其子何足怪邪

義僕

呂蒙周任江南模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僕輩沉舟西席內一僕患瘦未得蒙園以船小暑毒妨於出處及慮相染心規厭之因江擠子中流僕者久執被躄忽得水涼兼善游泳虽困倦且甚強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漢瘦悠之寘于家身霑席間聞

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因之船傾倒波間萬抵莫
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漢父具聞官二司：得索為
不數日得蒙周及家人之尸而僕病已聞矣於是悉心致哀昇
置其觀而焚之辨拆立標掩瘞乃踰越除阻白其親屬懷情
江之怨為夫超走事人誠為愚賊蒙周厭其以疾致其死
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矣乃不念舊惡力為
主張掩瘞而生族以世之難也能則服名救災紳組者外息
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輕言
自銜

柳如今開與處渚閨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強之端拱
中與金州逢出睢陽潘先卜居彼迎謁河渙時正炎酷

柳云可惜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潘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
高鑰甚祕抑怒將咎驛吏：曰此非敢斬舊傳宿者多不自安
向無人居十念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警鬼神膽氣可以龍言以
夏縱有亮在因而屏之必是啓戶掃除處中坐閱潛思曰古
人尚不敢欺暗何照我之甚有人不畏神呼乃謂柳曰今夕旦歸
制少湯餅凌晨用籍手為以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何也柳
荅之閨出室謂明吏曰柳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市
渠無致訝也簿暮力求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
執巨篋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霄洞
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斂衣循墻而行閱忽之比柳東然華

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
非意干忤幸乞恕之聞遂訴柳平生困隱不法之事揚聲
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
設拜日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官事未了盛眸昭代忽
便捨為尙垂思庇之誠有從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聞徐曰
汝識吾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閻也仰知
其所為誠不勝慚沮再三邀聞下屋閻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
他日必累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通柳亟歸舟徐纜便去聞者
為之絕倒河東倒鉅人皆畏之一旦為道遙所怖幾平泣血言
人云雖然言之不推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

胡孫
天性

澆州團練使子廷渥蒞邊郡日震人獲于母胡孫為猷子
其小繫在馬院子踉蹌出院為鴉所搏母號呼奮擲盡
皮不絕一旦噬常醜而送之捕之莫見忽於庖小竊由置瓦溝
上潛身屋隙間侯鴉下攫跳而擒之遮扶臂次除一湘翅乃携
至舍緩礫腸胃陳之於前充弭教声以祭其子然後寸之剖之
肉皆折為縷焉痴吏警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
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被於質則愛、於心周施而失其正
者厥惟上智乎橫日生、識有遇不感於遠而泥於近捨其本
而存其末情慙於是起慈愛以絕之其藥疇之作黃臺之詩
見聞而終弗悟者其不如禽獸悲夫

女棚 麟州府在黃河西古云中之地乃蕃漢謀居黃茅山高下相
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照解字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
棚為架儉就平重復不定上弓瓦為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
梁榱題頗是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焉廬窰室
布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
也俗輕生重死悔法亡義凡育女稍長靡由謀婚暗有其會家
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於山掩映之處并首而臥繩
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取斃二族方率親屬尋鳥見而
不哭謂女之粟不足裝悼用繒絲都包其身外覆之以氈擢
牛設祭乃條其革添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余乎

為女棚迂尸于上云于飛昇天地二旅於其下繫鼓飯酒足日
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隨待至聞地彼人多言却不知信是
時至師拆堆忠出處邊徼拉予皆往遂深入不毛往見女棚
致於嶺上而新者甃用宛然異俗如此且低情昵愛又如鳴
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奚洞戒
廬之垂堙前達名公書其址以此思彼真為實錄

南窓紀談 三 宋

論吳
元中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害者庾次律平生自視
為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欣託賊後以自喜者或史稱天室中明
皇有逸志數迎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

署以瑄資機筭時方為給事中詔摠經度驢山疏剔岩
數為天子游觀子女等事當時帝堅王珙揚填矜之徒乃當
任之瑄顧安而為之不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
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宮請毀良岳以其地還民
議方其請內出番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任處失
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
未有所傷然吏在天室間不知果能不為房瑄耶

辨疑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加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祖而不解其教
天下長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

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鬼仁愛之道見謂也
顏之說雖以張晏為然中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古承言往年江
南舊本及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語容或有此等而
其義我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
文為叔所以見愛其於不文尤為貴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
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解
經者之教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茶

飯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常
曜傳孫皓時每晏饗無不意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
升為限不患入口皆澆濯取足曜素飯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

或為裁減或賜茶茆以常酒如此言則三國時以知飯茶
但未能如沒世之盛耳建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近今
因計柰以為多

素位
有富

傳蘭猷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非正色抗
識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
自負之邑及出為郡循然遂奉詔條推謹或問之曰公以
直筭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
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呼曰公不然君子索其位
而行言官公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人以古人所以安分而
明守也聞者軟服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請

直勇三者人也唯能也吾於歡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
且而不激湧而不溫屯而唯矣世以為知言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兒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秉問問
實有是矣龐莊敏公帥之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吾不知此
言虽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事是矣龐莊敏公仰延安自自
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十年作
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年字駐視夕之戒公同作諸記之云冬
子時傷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
章輔至乎手撼之題曰齊誠審記之時歲其曾孫益孺
處用小粉牋字札極妙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

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為師至皇祐三年登
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吉諱、如此

固有之不固有

三楚新錄 三弓金 宋周羽冲儒林郎誠祕書省假書郎前桂修仁令

馬氏

馬氏許殷上蔡人也自云仗波之後唐末羅亂所在豪俠競起
時方處卒伍之列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頻戰
有功何乃擢為裨特將且命為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
能得士人之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衛
惟殷士如故且素服為何氏發喪識者謂之知礼未幾中
軍各紋殺其師使人共迎殷為主初衆軍之迎親也值夜殷

甚疑欲懼拒而知其不克羅焉初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柔
維翱翔游楚四間知其未遽謁之且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
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今南海而公室大一
足下之未若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供蜀粟之費今僕貧者
敢以万金為請惟足不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觀維翰刑短而
腰長語曾而且醜不竟絕倒而嘆之既而贈與數百緡維
翰大怒拂衣不顧亦去及殷薨齊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
奏削去半杖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鄉相臺開皆
罷之然希範性制夏好以諸大為事虽出去恙而國制度
皆擬秉乃大與土坊建天策杓府中溝九龍紋仍以沉香

為詭其數八各長百丈皆抱柱而相向作超捧之勢而帝範
坐於其間自謂一詭也每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詭腹中
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土為自近古已未諸侯王之奢僭未
有如此之或者也時處士戴軀賢而有才族其過度乃自
稱无黃子作漢父詩一篇諷之帝範聞而不悅遂禁銅士
庶無作此之文俚竟多卧死麾下時丁思覲權傑之士以
帝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外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
大王克紹先業為諸侵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此過
臣所以為恥之惟大王思長帝範覽而怒未已削思覲官
帝範瑤而無礼至於先王妾媵無不蒸通又使潛搜於士庶

家女有容色者皆強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不足之色
乃曰吾聞軒皇賦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未已死大為識
者所嘆是既殺高郁數觀刑影將死郁人畫見謂之宜報為
時異母弟萼為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且舟楫婦及
至長沙且立嫡弟廣矣遽命帝萼為昇州刺史初牙將張
萬獻建議以帝萼居長止立之則順而記室李奉爭之
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家嫡帝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手乃
猷退而嘆曰惜哉李公相自此始未幾帝萼果自昇州奉
兵叛將襲長沙帝廣聞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
戈以降帝廣懼計無所出然素好擇氏乃披緇服呂中僧念

佛以為禳厭比及城陷念誦之声不輟其為墨昧皆此類也
李為希萼縊殺之且命捕李皋有擒而至者希萼貴
之曰吾虽宝於庶萼然祀肱拾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吾繼之
邪皋無以對命壯士啗其肉而殺之先是皋問術士陳承福
曰吾壽歲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乃倉卒而死為既而希萼
斷於酒色小門使謝延澤有美兒希萼必幸之每延引延擇
入內閣而妻妾間坐而飲大為中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
而作亂擒希萼而囚於衡陽既而悔然為遠命將幾而追
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地踰湘潭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
光苗子仁勇聞其未與叔疑誤白希萼長而被發合允又見

追此必不免語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為此之除相乱安社稷
豈所謂居水土手乃奔數百人却而立之踰王衡山以衡山縣
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平及一方郡縣多起兵應之希萼
且求救於吳時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吳代也初童謠云鞍
行馬、急走及鎬至希崇至其謀又將拒為或以童謠為諫
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具請於是鎬以禮遣希萼
及希崇華族而行先是吳加兵而未以鎬多藝且使詐為
曾以游長沙既至且去銜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意與為將鎬
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辭
解及武陵首豪王達擁兵至竟宵遁為先是馬氏之困強聞

海內院公子長幼各八百余人皆以侈靡放蕩為務識者多
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使長氏絡之曰彼所見非
者恐祚之不永也次居昆仲之車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
家國何夏何懼乎經是時郊外有鄧翁者聞時疑曰文
武之道未嘗介曰而吏納虛誕之說以自安此載吾見其死
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錫師至果驗然星散寒餒而卒者
過半為

周氏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耕鋤為業嘗北顯德中馬氏荒亂
吳命邊錫將兵代之決旬晝有湘中之地時錫雖冠勝然安
撫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数人乘其中心謀

率兵襲之未数日而有八千之衆而行逢始預為部送兼行
遇衣奄至城下於是鼓譟斬門而入時錫軍驪勝士卒解甲
不復防禦又當昏黑際忽開兵入倉卒警駭計無所出皆束
手就戮遲故死者十有八九錫竟以單騎遁走於是達據其理
直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河南節度兼中書令吾有術士
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白桃之將有王氏起為偽主聞而
憂之且問零之即將處南楚者謀為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判
吏王温耳偽主疑其當之謀殺温且遣使拜温為征南將
軍賜以印綬中帝仍宴於市貴毒及使使至温拜命着
中坻項腦裂而死未幾達幸兵襲長沙而據之即其慮也

逢好切名嘗秣馬勵兵力以候征戰時行逢已為麾下將中
頗伏其畧逢因命為副貳行逢雖授命然終以非君長之才
自是密結腹心以苗之未幾逢自領兵侵南越苗行逢知晉
浸事而逢行忽因謂所親曰主公逢必不返然以沒事付者所
以謂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走方至桂陽果為越兵所破
逢僅以自免既而死於路行逢竟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
百恋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夫富貴不返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
勞少自署為列侯可謂富且貴也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
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瞻望風采即行逢感慨即日命駕
歸武陵以武陵為西府且使人迎其妻潘兒索陋然為性剛

烈雖行逢已為侯王而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
行逢而對白夫人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醜豈
欲生而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聞者未以為
然及使至果不從命隴躬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至於賦稅
亦及時輸納而未嘗通懸行風止之初而不從曰賦稅者官
物也豈也以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間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
郡之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逢患之仍猶使人察其姓名一旦
卒然除去自是內稍清肅至於遣官設職亦皆填其還
擇嘗有女婿及補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
汝不堪其事吾當為汝置斂犁數具汝能用之鈕種以養老

幼亦是蓋事向祿之求於是竟不捕為時一方翕然號
為英主然多情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將帥恐其不免多有
謀叛而下逢亦能預為之備往事未登而誅於是公府
凜然人之者若履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達記室每
輕忽行逢、得志景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景山投之
于江謂曰汝嘗佐王今王達已死且為我龍王其残忍皆此類也
故天策學士徐雅有清才然為性好以骨格輕薄為事困
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索聞其名具以窮困謂必能改節
因使召之命為節度判官初王達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
重權歆其得中苟能應莫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

武陵村落屬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
逢行問曰自吾進鎮西土空推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嘗
力滿天木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而仲
雅在座行逢又曰與之論之事伏行逢夷音每呼字皆多謂仲
雅因戲之曰不捨五月五日剪舌頭便語青乖錯如此逢大怒然
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氏信之矣故不敢加誅設仲雅竟以午意
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觀群僧爭膠技乃咏其樹曰葉似新蒲
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削意氣自衡天尺怨行逢之斥而謗
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行逢署柝
朔巡官間美皆愜時謂之鄧馱子其為性迂僻皆類其刑車

咸不坑之故。虽虎募府僚而食者不暇。及同年正溥為相。問
洵美不得志。乃謂諸曰。綵之我已登黃閣。曰。社君猶困。故虜自是
行。逢相復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
舊。不覺踧踖。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事。久而行逢無鑿。乃貶為易
俗場。官吏奉命祠南岳。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骨殺之間者。
無不痛惜。沒李昉再奉命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為詩。吊曰。今
日向君墳。呼過不勝懷。抱晴酸辛。李觀象為節度使。以行逢散
酷。恐其福及。乃寢紙帳。卧紐行逢信。而用之。凡軍府事。無輕
重。皆決於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士儒蔣密能吟
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批李諂。同時大為

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作驚曰。此侯諸何。蔣密之能為士林。以此
鄙之。及行逢病。又托疾。復命子保。權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核有
亮根。唯制者除之。已令推衡州。張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心叛。方不可
敵。當五侯北。歸無使骨由。落例。虎曰。言訖奄然而逝。米數曰。張
文表果救於衡州。奉舟師。噴流而下。以襲長沙。而行軍馬司。廖
蘭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之。表至。蘭不殊。不分意。且謂。君
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有乎。乃代鼓飲酒。如初。於是至晚之
表。以人故。麾軍直至會所。時簡醉不能發弓。夫唯按膝作氣。而
已。文表親以戈繫戮之。在坐間過者數十人。時保權保方十三。而
美。而大有膽氣。問數嘆曰。光君子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

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揚師璠與方餘中討之及師璠將
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墓背墳土未乾而克賊悖
送安保權下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軍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
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言義刑於色三軍不
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愈旬而師璠以大破
文表於乎亭津仍梟文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
猶豫未定有從者夜晝文表願上出一詔及明以告而文表大
悅曰此天命我也於是率兵及叛論者以詔神物也而出於願是
禍將作神去為保權以文表已威且命使止師不意主師以被
江陵而逼境矣保懼名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所

以詞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
事於南地乎然我之國所恃者江陵之在之在北境耳今陵以
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歎與王師相拒此所謂莫入沸井而更
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備之無失子孫方世之利也保
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
至宗族封拜有差介頗逢以遙視為患官內祠廟自非前代有
切及民者皆命毀折之約省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折然以
為新及末年酷信釋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
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群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梳
爐焚香以廳至披緇之士虽二天童子皆捨地復拜之蜀梁武篤

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免克永世矣

高氏

高氏季興字昭孫映州峽山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沒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於賊競起時梁祖為師之專元然晉有飛龍踐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謂梁祖於郊祖兒之悅尋授為判勝軍使其沒累以狂討以切搜蕪管內節度觀察處置寺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

下多事除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挑苗者達十數不人皆將校宿交員士助為其郭外五十余里墳冢皆令察壟取磚以甃之及土玉畢除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將族之掩然而威如此者累日方定輪者以為衾掘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忤諸侯爭霸忌次用進云梁震登第沒渾游江陵季興請為掌書記震怯元有臨者敢言時莊宗及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所然奉詔立行震諫四朝廷自及正沒吞併諸侯之心若我善申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况敢據景軍國十里入親我而入今諸侯為梁刺焉又者准公耳安知朝廷不以儲敵相待邪幸望面之無使懷之生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美為友至莊宗果款買之及婦值夜將吏父老出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掘震乎曰不聽君言幾墜甘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不負國不服者惟吳興蜀耳臆今

欽先有事子蜀而蜀地險阻尤唯之江南方隔別荆南水
耳朕欽先往之卿以為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民大獲
之人建文扣江南國負地狹民以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擇吳
先蜀時莊宗意不欲伐蜀及開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間室宗
弋以季興私目喜曰托吾以許雖之彼乃官而用耳未幾遣使
再與為南平生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出又蜀使書
至季興方食乃落箸而嘆曰此吾之計也所謂倒持大阿橛人以
柄梁震曰大王忽憂不蜀至破未必為福未幾莊宗晏駕果耳
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常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送旋未曉
一姬秉燭開門而迎甚禮甚謹季興跛成而問之姬對曰妾適

薨金甲神人推門乎曰宜速起月王者主及起開門而果有君
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窺表慢耳季興大悅果然泊季興
卒從誨立震出不允謂所親曰先王平王與吾周見弟兄三不若
也今日之不友能屈節比面哀事其子邪今日求解成是怯於郊
外葦園粥蔬為別業稱處事每從誨以事泛至府則劍跨黃
半往、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問上稱即君而之從誨以其
先王舊人不敢以過殺之有季戴人者唐室之後也唐已避亂於江
陵季興小者為觀察推官戴仁白負友季常季吳見知母從容
接待不為少禮然為性迹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次無何部曲相
歐戴仁怒且命急於厨中取飯亦然猪肉令相歐者對食之仍令將軍或

之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間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之
孫光憲者本成都人旅游江陵方畚進回從誨辟之用為掌書記
自是凡談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而之由是戰仁遂與光憲有隙兒
憲衡能避之故論者多先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過發更
諸道則未嘗不厚與金帛暗求為於是三年間收書乃數方見負文之常
侯快之如不得志又嘗募吏民人作自侯諸侯慢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
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及為倚馬之因吟列馬錫爵是不得文章刀
百口空為飽暖家有梁延嗣者復得景陵人盧天成中將兵守獲
州監利季吳之人親也莊宗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情遂以其攻
取從之監利王沙二縣延嗣兵敗為季吳所獲至從誨改之權為大孩遂承

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虽起非行陣自
以累與我事終總年尤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
游交為仇讎光憲與延嗣年甲相與居嘗自謂節力不棄一旦赴毬傷止馬
左右扶揀者甚中追嗣且在後笑曰然謂大鄉年老而弥壯觀其止馬輕
健良由扶揀者尔老憲乃曰雖曰非月中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憤懣心
論者少之存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
之奔荆南也季吳以為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廩為孝黑
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且以惠範本家將欲使自幕府事備內外軍
政惠為人談不霸聞之不悅人嘗談誨且亂之自是復以從誨為不知已至軍國
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賸求古書備月以披玩為至為建隆三年武安軍

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任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筆兵及真入長沙殺行
軍司馬廖蘭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為援朝廷命宣徽使李處耘
領兵万余人救之李以故口路由江陵慮繼中木則先遣使俞之曰此者五
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刘在意速故不奄石且假一鄉遣使城外經過
幸矣繼件將訴之猶隊豫未决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日繼冲曰
兵尚權更城外之說矣不可信以且親之彼矣欲棄覺代我耳况今精兵
数万自先以訓練備矣景威虽不才願天以相付不顧命為大王拒之繼冲
聞之曰事未可知尔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乃不得已
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
繼冲徐州節度使使便道赴任蓋孫先憲之講也景威以其不用已謀逐

沉璞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制荆南尚使亮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
置用之謂之為足碗至大軍一臨大華族東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
命信以哉

慎子一身全
慎到趙人字滑釐 滕輔注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才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虽不
憂人暗開戶牖必取已明為則天無事也地虽不憂人貧代本刘妙必取
已富為則地無事也聖人虽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
安也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降
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人也非敢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
推而身之耳其甚哉百姓之於聖
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下兼管工不兼事

則有省、則易勝、不兼官則既宜、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

古之羊納皆用其可成人使無弃才若任使於過分之中後於其事百上之字不奉賂是以用無弃使之也丙王顛例事能清、亂

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團

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

似利人也日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道理以為天下也故主天子以為天下

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居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

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離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夫捉物分取役榮分馬

非鈎策為均也使得史者不知所以怨此可以塞怨望也明居動事分由

慧定鼎分射必曰法行德制中山禮法者所以愛故欲不得于時受不

得犯法當官貴不得踰不得親錄踰位慧不得兼官之不得兼事以能受

事若是者上無美嘗下無美則美謂盜也

因循二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有遂自然化則細化民從我非物所樂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

日為也化而之使之為我得則莫得而用遣性矯是故先

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入重人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收用焉夫君

取用必自機之動使分之邊然後上下安泰故用人之事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

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民雜三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將此民之情也故聖人非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

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尺包而畜

之無能取去為

君之師也皆由尺首姓之短就自此之者也能兼羅

是故不說於

方以求人故所求者無足也夫君不擇其不故足不擇其不則為下易矣易為

不則不美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

吳不既多故在上者大也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

君無事也

言其所事也言

君逸樂而臣任勞臣足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

身焉成而已事無不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則是代下

負住家勞也臣送遠矣故曰君仁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

善以况君矣

君好見外善群下皆望善於君矣上矣一方之善於方

皆移移所知以

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貴君送亂之道也

云以置百姓公道所以續耳乃唐君頭善臣

君之志未必最賢於重也以美最賢而於賢於被下則下不勝矣

假使賢不可

居而況不賢若君之智最賢而賢於被下則則有倦則衰則復及

於人不勝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也

言君尊卑其事則臣

是君臣易位也謂之道送則亂矣人臣先勿自引則臣是矣士君臣之順

治不之分不可察也

所謂任人者送自送者勞

德立四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主正妻不使群妻疑之嬪子

不使庶孽疑則動兩則爭親則相傷害在在與不在在也臣有兩位

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

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又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

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乞入者金法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者雖當望多無
受罰者當望輕無也

民所信法也臣當於多罰少無罰限之則不知所倫矣臣聰明以
劣輕重尽心於班奪有可於解至望

君設法以心裁輕重則同攻朱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榮留之
用鈞非以策鈞為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臣任法而弗躬則事
繼於法之所加各以分家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周
氏法筆曰稷下能言者如填到最為屏去終終削棄本道而附於情
生法而貴於止非日驅尸之徒所能及五篇簡約而明曰純正統本
貫未加云天下無貴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古不擇其下則為
下易為下則下矣不容故多不多下之謂矣上又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為
也則上不取用為化而死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故者

能及此者鮮矣又去君舍法而以身為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又曰
法重不身猶愈於無法今通指其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曰正政
不合填子之名法不同騙忌一說過合不知何所明也

野說三馬 宋師恩 唐門人

善記 江南徐大偽也欽為大部尚書 沒主波王六歲時錢佛像前者大疏琉璃制

為猶所觸判然墜地因驚得疾薨銘錯為王墓志兩日矣銀旧受
命撰文當早為之諧曰文意並不引獨兒事以故寬兄願記否飲
園取經筆疏之不過于事錯曰都系也邊已憶七十余事故曰楚金
大能記明且又云夜未未復得教事兄撫掌而已

品藻 太宗皇帝曾內出古書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花木蠅其名氏詔

名畫

參政賈黃中直舍人院張洎直祕閣刁術各頒一百軸不同日而給
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追來刁滑之尋一品藻一以參政是朝名刁
姓曰聖旨出畫一百軸令官某於此畫為嘗經必享士多能幸刁銓
決院而辦之苑日舍人亦呂刁姓畫出於賈所說盡踰月相次進細備言
邵園所尺滴故以品第之上覆視與舊題不差大善曰卿何為各能
旌別二臣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事刁術所定祕閣由是擅博識之名焉
開寶年正月元日夜半金陵城陷大軍將大予之歲矣父母昆弟十二人
空宅踈泣而出未之藏匿之所天漸明行至廣濟倉東北角姑之子張
成家或見予父母泣且言曰矣至矣去將安通此有梯可踰拒入倉又
軍若未必不燒倉成家老少幸相隨而度龍毀梯勿使人覺父

入官
避兵

異自言骨肉由是皆入院而成款梯又曰不可也我與故即先後人何苦
但留之俸未者得踰垣則中皆濟矣於是果有人沿梯入幸老者而
其縣判殿中監監班視之府每出傳呼甚厲飛蓋相隨者五人羣
若婿并耳孫朕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
嶺海妻双十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
所見果為蔡氏福邪否邪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
及親見也

中秋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克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我皇張南宸樓望月

翫月

以朝與望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

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是杜子美已班荆於篇什前杜子想是然也

芋以賦咏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山望月朱起舟中望月
庾宥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庾太宗遠城望月雖各有詩
而皆非為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說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于今
則不同乎夫所在皆然矣

歸田錄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使宣取時公
已致仕在潁州川以其閱所紀述有未款廣者因尺削去之又惡其太
少則雜記戲嘆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快既繕寫進入而舊奔亦不敢
存今世所有皆進本而元書益未嘗出至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
手之

後耳且志

一
華豐

東坡詩書

東坡平日詩李劉堯得字李徐李海晚年妙處系減李仕杜顏楊

謝曆先室

謂東萊先生
豐之師也

嘗稱魯子固謝日曆表云臣幸備篇預聞江南美李

晁

氏將亡虽聰明嘗智不能無感其恕子合音尚在為

先公談錄一
丞相李文正公也坊宗李宗誥

序

宗謂二毛年丁先公夏既辛哭朋友勉以數不滅性之道虽為延殘

喘素無以度於朝之因追錄先公昔所常談誦法而書焉按而謂

之曰先公談錄弟三舅宗誥序

師生

先公嘗言座主王公

朝本李士戶部
侍郎王仁裕也

知奉時已年高有教予皆早亡諸孫並幼

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偁坐夫人歐陽氏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

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生坐於餅餌美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

周品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之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尺出樂器公自取小管色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聞以分韻聯句未嘗不欣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縣於客次日二百五生時并明經童子二百五人故禮部寺郎賈黃中郎童子闕題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可逢之聖世偶將疎網罩群英襄翁漸老兒孫小異曰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金禧終於綿州西昌令一女邊何東薛氏安賢明余亦妾矣

宦 既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山御乾元門樓閣燈君公預焉初夕衛樂作酒三行止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遠御坐別賜一榻在丞相止上自取御尊斟酒并觀授景餌因覲問先公晉漢朝舊

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在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里閉閣遠非漢舊時之隘陋也若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惟李某宿舊尚可記甘上又因先公語侍臣曰可李某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余可之也先公但俯伏拜謝帝位方退先公歸謂諸君子曰吾策名簪亡僅卒年內省生平所為虽不能建奇勳異勳以耀簡開然不斂人之善不忘人之進度德守分不愧屋漏今聖君獎拔兩至相位保全老朽今退其身又顧眄思意益厚於往昔又對群臣曰善人君子堆回者有一亦足為幸吾何哉而亨是且美者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夏曰尔為君子儒又曰季礼曰有是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稱耳金而口獎論曲加庶老臣

吾何以稱之古人受一言之知尚思殺身以振况辱斯言哉尔曹勉勵忠孝之
却思聖君之所言念五身之所行期無忝尔父矣先公林致之明年七上思
採繼白榮天洛中九老之會時吏部尚書宋公琪年七九在諫議大夫
揚公徽年七五鄆州判在金吾街事魏公下一年七六太常少卿致事李公
蓮年八水部郎中直祕閣朱公昂年七上虜州即度副使哉公九年七九
太子中舍致仕張公年八十五吳僧在家講經首坐贊寧年七十八并究
人款謙於家園合為九老之會已刑於歌咏而在合邊會蜀寇作亂朝
廷方議出師繇是不成會而罷

說郭卷第四十

說郭卷第四十一

宣室志 上馬

唐張讀 字聖用常山人吏部侍郎

白瑤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雅而能文尤善樂府詞 向意新

宮 麗名聞天下以晉嗣子故不得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歲其白夫自其華
得馬夫人子而夫人念其且深過從小奉指命能通許書為文章所以然者
非正求位布自飾也且歌大門族上振夫思豈期見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
非我哉然其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質曰上帝神仙之居近者遷都
子月圓構新宮命曰白瑤以其業於詞故名其與之士教筆共為新宮記帝
又作疑虛殿使其輩纂樂章其今為神仙中人甚樂傾失人無以為念既告
妾人寢甚異其處自是哀少解

神像 國初有神像用人主而制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

世數 命置于宮中廟其殿宇甚嚴去宗嘗幸其殿啓而馬時肅宗在東宮
代宗尚稚俱幸侍七閭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邪力士曰此前
代所制可矣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率厲而此為年甚永則其像摧
震亦不然徒一墟而正上却嚴多化之其象舌有懼震搖移時仆于地上喜
笑曰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再拜賀上節命太子以之其像微震
震又命皇孫叱之焉亦搖動各之上曰吾孫似我其沒去宗在位五年肅宗位
九年代宗在位有六年乃及聖其占也

魁鳥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魁大和中有鄭生者安於隰川
忽一日與郎官暇於野有鷹逐得一良鳥也食焉是余生時命解面視之忽亡
所見生驚甚即物里中民以事訊之民有對者曰果中有死且數目下言

今日魁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毛蒼自柩中而出君之可獲果是平生
異而歸

僧相

李林甫宅即李衛公宅有泓者以道術問於肅宗時嘗與人

宅

過其宅謂白况之人有能居此者貴本可言其沒之舞人居開宅元初林甫官
為奉御遂徙而居為人者貴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
稍豪貴於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懼且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
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為人歎望者久矣及將年終有人獻良馬甚高而
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與而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
即罷而不敢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追籍沒果九年矣

石紀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為記夜於山中九初有洛川生城縣之國採藥於山得其記

以敵縣、今樊文伏言於州、以上間高宗統歲於內府其銘記文多甚多
異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戈龍又曰李代、奇移宗又曰中昇顏真宗
晉基子乃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虞受命也地上戈龍者言天后臨
觀上戈為哉、天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宗中與再新天下也中昇顏真
者顯宗宗中之廟也韓真容為宗宗之徵說得不信乎基子乃歲基為宗
也千萬歲者蓋言歷教之長也後中宗御歷樊之男欽貴又以石記本上獻上命
編於國史內也

墓銘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大仰裕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同知天子
人歷象窮冥素去沒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奏紹
鑿無賦河以院鹽由刻室戶費立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

衛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二人得之以良言於師度異事嘆咏之之願謂僚吏曰衛先生者古即命
天廷其可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間完中江南大水溺布死者且千數即以
狀聞其宗詔御史馬君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水消而穴公念
之命廷其骸於高原之上即發墓得一石鑿而成之蓋誌其墓也誌沒有銘
予言乃卜地者之詞、白尔後千歲以地化為泉願逢焉猪御移我向高
原載覽而吳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石銘 元初九年秋九月淮西即吳少誠死子元濟振天子命詔隣淮西者以兵攻
之凡數年不克三年詔丞相高國裴公度待而繫焉公既至因命封人
深城壞且祭其地有得一石者有雕出之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公之曰井底一

筆色深祿：雞未肥酒未熟陣車兒節且須給公得之以來從事者直
將辨其義焉感不得苑公方念之我有一年自行間躍而布曰吳元齊送
天子命縱任兵馬及謀賴天子威聖與承聖丞相德合今日連聖子且死矣
敢賀丞相功公驚詠之序曰前日封人得石盟是某兆也且并虛一竿竹之
色深祿：者言其少誠曰行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為一帥且喻其榮也雞
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之以肥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煮水
為酉字也陣車兒即謂兵車之事也且緒者謂宜退守其所也公
喜領左右曰卒者也歎而且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而
生得元濟尽誅反者裴行因拔其日果以酉焉於是公益喜字之變為
禪字也

驂鸞錄

范大成

字至能號石相居士

石朝君十以乾道壬辰七月七日發吳即帥廣五月舟姑蘇館志淵州十九日
遊北山石林乘輕舟十里餘登藍輿小憩牛氏歲塞堂自紫山松狂深幽絕
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見棟宇已傾頽西廊尽折去今畦萊矣正堂無恙
亦有舊床榻在擬塵鼠壤中堂正面下山高峯曾壘空翠照衣袂略以
土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推尊自堂西過小二亭淮石錯始之初始有此堂沒
以天宮名遷受命於此因以為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岩石狀險詭皆
數空裝經巧過鐫刻自西岩面步至東岩石之高出礪倚人過西岩小亭
亦頽矣葉公好石尺方剔山骨森然旭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
它所移徒置旁以補缺空者方公着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季士聞風仰

之如瓊瑤景皇詔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恙棺米幾而其家
已不能有委而弃之灌莽蒙溥間遊乎指與徘徊歎息久之不能去
或謂此地雖人太遠岑蔚荒虐非大官部曲米多者唯久處又云分沒沒
山魁槍榷莫夜與人錯竹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示出石林飯柱善
寺葉氏墳祠也雲川有西玲瓏山石秋為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與主
界銘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玲瓏今屬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花
官以山石色衛黃而更奇在一丘恙室中洞沈十數皆勞相同貫故名玲
瓏泉声馮懷澄中竊如深谷堂前下也石如牛馬地墮其中池後岸
上洗出之石裝積嶺岩巧坵方狀缺蟬青泉泓聚在灑其上亭館既無
人居亦漸荒廢古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賞買之沈氏虽不沐仙亦足

以豪矣玲瓏此杜後之所遊即石林是小玲瓏澗出而加勝曰沈步登舟回
至取下一鼓沒矣二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領亭孔愉放龜處序前兩
大裕水可千年挾清古之餘不地今孔侯墓在焉廟居墓與墓集人像皆
盤膝生蓋是允席未瘳時作三日宿餘杭縣苔溪館三日宿富陽縣
三日自發富陽縣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霄風急寒甚被使儒時所
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泛景物未必過此暖
宿嚴州桐廬縣登已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亭家子登臺講允正
礼謁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石上諸山縹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歲
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未登始予自紹興乙卯歲以新安戶曹沈據
未始識釣臺題詩壁間凌十年以括蒼假被名漫至自和一篇及今

又四年蓋王過焉復自和一篇薄宦區如此豈惟懼羊裘公見萬
師灘子漸親亦厚二日至嚴州伯定回館七日至婺州簡溪泖澄江館
皆至婺州用金駟三日宿龍將縣龍丘駟十三日至衢州十八日過常
山縣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川駟二十日過弋陽縣二十一日過貴溪縣二
十七日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及至餘干縣閏月一日宿鄔子曰鄔子者鄔
陽湖尾也名為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津亦過冒至隆興府泊南
浦亭吾登亭藤王開其故址甚侈今但於其上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城
縣十二日宿臨江軍去日宿新喻縣十三日宿袁州分宜縣十四日及至袁
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廟祠兄弟
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示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即迂

居如此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柵尚存保大元年余尚居鄉得
吳江村寺不憶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游時或曾用楊氏正
朔此二證為甚確也出廟二十里至何山綠山腹高松之證甚危
嶺阪之皆未因層而上至頂門梯田晚出山復之表州于百宿
萍鄉縣萍實駟人以此地為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三
十月宿潭州醴陵縣二日泛湘江七日宿衡山縣十二日至衡州
州北行雷詭呼急石峯特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辟陽來
統其在蕭湘自桂林零陵來統其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
焉為水以東去石鼓椎鋸要會大略如春秋霸主踞令諸侯勤
主丞相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刑勝

如此十五日捨舟連陸登四崖峯十日宿永州初陽縣左日遊浯溪道
山在澗也噴薄有声流出江中臨江石崖數壁絕高尋丈中與頌
在最大壁碑之正餘石無幾祈謂石天齊者總者謂或是天然整有
之義平日度湘水即愚溪云入桂界有大葉表跨官道榜曰廣
南西路家人葉頭驚宅以為何為至於此也二十日至靈州縣又六里
至八桂堂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復才峯環列與夫無際接
柱杯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之公虽不到然在潮乃熱鬧之故
詩有蒼天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仍乃曰猶登仙去飛鷲不服縣蓋
羨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鷲鷲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吳船錄 一奇 范大成

石潮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无日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豪下合江者乃
岷山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又彭蜀諸郡合于此以下新津綠野平
林煙水清遠極以江南亭之上日芳葉樓前後梅甚多蜀人入吳者
皆是此登州其西則万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万里之行始於
此後因以名橋杜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正為吳人設余在郡時
每出東都過此橋輒為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
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持即隄西行走秦民山道中五里至
郫觀者塞途嚴汝盛飾普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師行此路唐于至
永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川外太寺守李水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登城
西樓其下岷江對江即琅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其尤未者曰天面山之浸皆西

戎山矣西門石玉壘関將至青城當舟渡絕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
分為五架橋之十二繩排連之布竹袍攢立大木數十於沙中輦石固
其振每數木作一架柱擡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然大略如與人曉網染屎
涼線帛之狀人頰捨與疾步客到則震揮不可短者失色即人之稍延釐
有白石度可以船濟然極滯險也晚至青城山白室仙空洞天這宿之人
觀之在人峯玉峯以峻時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
岳丈人儲定命真君傳記畧云姓竇名封與黃帝同時帝從之間龍矯飛
行之道本朝賜名會度建祿宮祭自丈人觀西登山吾至上清宮在
最高峯之頂以板開挿名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墻堵耳岷山數百峯悉
在闌檻之下如翠浪起伏揚皆東傾一斬對大面山正六十里有弟坦曰天

蓉坪道人於彼種苜非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里羽衣翠亦早到雪
山三峯爛銀三玉闥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城去此不知幾里而孑然可見
之則有峻極可知上潛之游真天下偉觀哉夜有登出四山以千百教
認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設人所歲舟虫之光或謂草
木也灵都亦有凡或有以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謂仙聖之所
設化也甲戌下丘里渡至丈人觀至重早頃長生觀長生得道處也乙亥至五
里發青城縣丙子至重早頃周家庄十里至蜀州郡國內西溯極廣宸
荷花正盛乎胡船泛之已纜倚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
中多少菱至此始見之丑至里早頃江南源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
及此即送客畢會色中借居就舍皆滿市人以為成都方里橋下

之江與岷正祗于北戎寅為送客佳一日飯罷發還令各扁笛者尚王言
帥小舟至鼓山與挈累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節玻璃黎也及時
水逝如此方夏潦怒濤漲皆黃流耳辛巳招送客燕於眉館與叙別壬
午發眉州去重午後至中岩踞至中林泉最佳處同傳為第五羅漢詰
矩道場又為老慈姥廟所允五里至慈姥岩前却尋也甲申早出山至
嘉定日未捕眉至嘉百二里申岩其半壁也還自相嘉劄壬寅食後於
嘉州僅行二里至王坡漫宿蜀中稱尊老者為波祖及外祖皆由波又
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文蓋正老或王翁也宋景
文嘗辨之謂當作瞞子魯有賤涪州別駕自踞涪瞞或從其俗之祭
卯亥發王波澹四重至羅漢鎮百里至犍為縣過縣二里至下坦宿

甲辰發下坦百里至劔州宣化縣百二里至劔州繞亭午殺石戎州也山
谷謫居在小寺中狎犬死養沒人遂作詞堂乙巳發敘州十五里廣南江
未合大江通百二重至瀘州方中時近至處州江安縣百二里至瀘州方中
時近城有瀘渡亭不知諸葛孔明的以何處渡或云叙正對馬約夷人諸
夷之當日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里至合江縣己酉發合江二百四重至永
州江津縣千里過漢洞宿泥榜村庚戌發泥陪村六里至恭州自北入嶼
路極而川至東川風志已不同至陝益陋矣章亥發恭州嘉陵江公自利間
果合等州未合矣江百四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里舊出此縣大韶死之矣其族
猶賣墨不復伯大佳亦以價賤故也壬申至涪州排亭之前沒濤大陶淖如屋
奇指船過州入點江泊此江自點江未合大江以怒濤水色黃濁點江乃清

合如玻璃其下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北始見清江浩氣不與
部雜居曰亦表榕歸馬田人者謂葉人也及稟名與盤教之種也壬子祭
浩百十里至忠州豐都數十里至竹平宿祭丑祭竹平也重至忠州百十里至
萬州宿寅祭萬州六里至開江水自開建未食江四里至下石四里至
雲安軍又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張艷傾恰在船底故可不礙塊平喫則
不能却須水退走乃可是名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小豎色感千粟
水退下巫峽離振除清潭池淤其危人過變埠三五里至神女廟前灘尤
洶怒二庫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土岸皆有名不姓功事不
足錄所謂陽臺高堂磨觀云在耒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是事攬
宋王賊木以託襄王凌世不察不功兒以子女襄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

記瑤姬西生母之女稱云華天人助禹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記今封妙用真
人廟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返於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夫
謂之神雅二里早東奔灘高浪大渦巨扁板舞不當獨葉或為禍所使
如磨之施三老晚招竿四呼力爭以出渴二里過涪州巴東縣九重至涪州未
至州數里曰此灘其險又過東奔連接新城下夫灘曰雞籠已未泊涪州八月
戊辰朔祭涪州五里至白狗灘二里至新灘此灘名豪三夷八重至黃牛峽王
有名川廟帝中之也亦去助禹疏川者廟皆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墨
跡也人率之云比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樊足則有子峽過此則峽灘尽矣三里
得南岸平地曰善埧出塊墨至是皆相慶如更生每師蒿王皆有槁賜
也邑發平善埧三十里至夔州金至善亭、弊甚不辨醉翁之記有甲里至

揚太寨宿庚子發揚不寨十里至沐陵之殺江縣四里至松滋縣二百里于荆南
十余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之卯行百四里至夔州余前年八月以重午至夔復
方張八陣在水中令未水更過六百里絕不復得見頗有遺根塊江水性大惡飲
輒生瘦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宿頂頭腫起
十余念然至西川月余方漸消散丙午夔州早遣視瞿塘水齊僅沒灩澦之
頂盤滴撒出其謂之灩澦撒髮人云如馬肉不可下洗撒髮邪是夜水忽驟
漲潑及排亭及明走視灩澦則已在矣以下或可以饒倖人峽而夔人老唯
之子已外漲米下上決解維車至瞿塘水只平如席獨灩澦預猶涸文綫濟舟
排其上以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
觀者蓋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柁胡床坐招頭處任其盪

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執急恐倖相過不可解折也即司遣卒
批旗次第立山之下上舟平安則蔽旗以掩後船舊扁云灩澦大如象瞿唐
不可灩澦大如馬瞿塘不下皆俗傳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
立石却之甚詳比中而岸高岸峻壁斧鑿之痕欲然而黑石灘最踴險
惡西山東江驟起水執不能乎余未水執適年備免所謂茶博者又水大
漲沒州木謂之青州齊則諸灘之上水寬以浪可以犯之余之未此水未能
尽慢州木但各莫根齊亦可涉然犯難而待不可由首也十五里至大溪中水
箱闊亦差遠變嘆之險紆矣七重至巫之沙頭已亥移舟出大江宿江
墮廟前丙子發江濱廟七十里至公安縣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丁丑發石首百
七十里至曾家壯自此至郢渚有兩塗一路連大江過岳陽又隆朋嘉莫

二縣岳陽通洞庭波浪連天有風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魯家
火紙者江旁之流如海之神沖真廣催通運不畏風限兩岸皆多苦災
時有人家值文港西諸小湖故為鹽區自魯家火紙避大江純日明行二十
里宿戊寅巳卯皆行純中庚辰行過所謂百甲荒者皆湖蕪五里不
後人迹巨盆之出所投壬午行不止辰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鸚鵡成州巳丑解維
少稍沒口午後風自通行百八里至三江宿三江口之名所在皆有仇水參會
處皆稱之庚寅發三江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皋亭下辛巳發黃州早
里過巳可通行百三里至相木溝宿壬寅發相木溝十里至馬頭宿癸巳
發馬頭百二十五里至江州泊麓琵琶亭前戊戌發州西望言州漸東而亭不
移漫延建之狀過湖口泊大孤如道士冠立碧波方湏中亦奇觀也九里至夾

石夾宿巳亥發交石夾東望孤山如艾姓澎浪磯在其南風起浪竹食酒通
行十里宿姥皆州廟子風未上強移舟數里至馬當對祥小港中泊辛丑風
沙緩移舟五六里至波斯矣夾行幾三百里至大風汛下口宿甲辰發長沙百
里牛至池州池口丙午發池州十數里風作泊清溪口戊申發清溪宿長風沙
人夾行晚泊太平州辛亥發太平州壬子至建康府泊賞心亭下丙辰發建康
丁巳泊長芦襪被宿寺中此為菩提遠磨一帶浮渡處戊午登舟巳未至鎮江
府壬戌買小舟發鎮江去江浙再走川廣衣又解艤蒲然有漁釣舊想
不知其身之自天來貼也而子至常州丙寅發常州岬江親戚故舊未相迎
迂者陸續於道恍如隔世焉冬十月丁卯朔丙中行不佳戊辰未至許野去里
泊巳巳入盤門

乾遊六年閏五月戊子戌人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與崇信軍節度使康誥為奉使人全國信使副六月甲子出國門入甘肅午渡淮甯邊尚書兵部郎中曰彥昇行侍御史完顏德溫為接伴使副皆帶銀牌甯法出身使者必帶牌有金銀木之別上有女直書准勅急遞字及何骨行花押宣差者所至親視三品朝旨差者視五品庚申過虞姬墓在路左双石門出藜神閔徃來觀者咸嘆甲子至南京甯段馬歸德府過雷萬春墓環以小墻榜曰忠勇雷公之墓西門外南望有宋王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稱杖廟睢陽人又謂之双王廟丙寅過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世傳戶伊生於此一里伊戶墓道左百磚墩石刻云湯相伊公之墓過陳留縣有留侯廟西門外十里孟莊有孟

姜廟丁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額垣荒草而已二里至東京雷改為南京人新宋門即朝陽也門也甯改曰弘仁門弥望蓋荒墟入新宋門即鹿門景也甯改為賓曜門過大相國寺傾簷缺物無復舊觀橫入東御廟門絕州橋馳道出西鄉節門過交鈔処交鈔所者甯本無錢惟易在亮嘗清正隆成絕不多余恙用中國舊錢又不飲晉錢冬可南板做中國諸率於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板銅錢甚運而北過河即用見錢不用鈔文曰南京交鈔所准戶部符尚書者批降檢會柝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貫至三貫領交鈔詐諸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傳若庫支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十五文七年給換別給錢以七十為陌偽造處斬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雷令定幹當官

文欽庫使副書押四圍畫之鶴為制焉入郁亭七歌泊舊京自城傾
後創疾不復場王亮徒居燕山始為南郡独崇飾官闕院舊如麗氏閱
荒殘自若新城內大尼皆墟至有黎為田處旧城內粗布肆書由活而已四
望而見樓閣淨燥皆旧宮觀寺宇無不頽敗氏亦久習胡俗態度老好與之俱化最
甚者衣裝之類其製尺為胡矣自過淮巴、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
堪破而戴晨者色少多館髻貴人家即用珠龍恐冒之謂之方髻庚午出
駟循東御廊百十餘間有面而櫛星門大街直東出旧京空東官也過櫛
星門則望端門旧宣德樓也甍改為承天門五門如尺兩傍左右升龍間東至
西角樓轉東銘是顯街御廊對城皇俱東出廊可二百間許過在掖間門至
皇城東角樓廟亦如畫出樊樓街轉土市馬行街出舊封門節安遠門也

虜改為元武門、西金丞河舊夾城曲江之處河中卧石器硯皆辰岳所
清過藥市橋街蕃衛宅就德宮擷芳景二園樓視俱存擷芳中屯春
堂猶岸然所謂以瀆水關者使屬官吏望者皆殯弟不自勝甍今以
為霖所過清輝橋出新封之門舊景陽州也甍改為樂遠館士申過伏
道有一扁鵲墓、上有幡埠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為藥以於土中得小圓黑
禍色以始病伏道之醫家最貴之下里即湯陰縣癸卯過姜河上有姜
宅職四垣儼然居民林木滿其中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日以
風清樓皆旗亭也秦樓有胡婦衣金縱鵝紅大神袍金縷紫勒帛
寨簾吳語云是宗室女即守家也遺黎徃、垂涕嗟噴指使人云此中
葉佛固人也老姬屍岸者危多畫錦堂面存虜嘗更脩飾之過障河

入曹操溝武城周遭十數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數里間傳云操家
正在古寺中高郵墓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將海曲
公鄙字飛爵事迹不見於史甲戌過臺城鎮故城迎辰十里城中有靈臺
坡地鄆人春時傾城出祭趙王歌舞其上城傍有虞頌蘭相如墓于
里昭鄆縣城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大見尻洞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搗
於土云涉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丙子過涉河六里至拍鄉縣人之涉河
真東有堯山縣古堯山也堯葬焉寺有放勳廟已酉過良鄉縣是日
大風幾接木接伴吏云山謂之信風使人遠來此風光報使入城也丙戌
至燕山城外燕賓館燕畢與館伴別至馬行柳提綠城新石橋中
以叔子隔絕道左邊過樓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過玉石橋燕石色

如王橋上分三管皆以間稍隔之脂刻極中為街路亦間以叔子銘書
樓下分三門守門為御紫常闔皆畫王兩旁門通早人行皆畫鳳入門九皇
其閣由西御廊古轉西東御廟會同館戊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後宿西廊
即至橫道至東御廊百轉北循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廊每廊一門路東
出第門通街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大廟中有接將至宮城廊即東轉
又有許間其西亦有二出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
甘蘭兩宇有溝人上植柳兩廊蔭春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闔門一即純
用之馳連之北即端門上門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夫亦聞兩揆有樓如
庠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櫺三簷與挾樓榜極工功端
門內省左在翔鳳門日華月華門前凝曰大安殿使人入在掖門直北循

大安殿浪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至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
東宮牆內亭觀其多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之是故序康殿
母后所居曰會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
集賢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
有接異左會嘉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慎次有項入宣明門即常
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刻衛士二百許入貽金鳳幘頭圍花紅錦袍散手立
任政門蓋闕門也至仁政殿下吹死氈可半庭中圍鳳兩傍冬有架殿上
兩高樓曰東西上闕門兩傍愚頂簷幕中有甲士東西兩御廊楯
簷各列甲士東之者紅茸甲金纏擇竿鎗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
簷甲金纏擇鎗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皂袍

持弓矢殿兩階推立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塘威儀之類使人內殿
下東行十階却轉南內露臺北行入殿甬王幘頭紅袍玉帶坐七宝榻
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帶幘皆紅綉衣西行間各有大出者香金福
壘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奩或金帶者面五人相對列之遙望前
沒殿屋屈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土功無道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
亮始營比都窺橫多出於孔彥舟後民夫八士方兵夫四千方作陪數死
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墳家恙誣棄之甯既蹂路中原團之制度強
劫車風生、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甯至既端生得國其徒益治文
為以所始則大修官制其歷日大明曆甯本無弭自河骨始有天輔
之稱甯官多內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麗温恭慈胡手十妃臣下亦

聚教妻多少規官品以光後職為序惟得妻壬辰入解終已出館丁巳至
泗州吳送半彥畢彥德溫叙別戊午渡淮矣

曲都舊聞十弓 朱弁 字以張徽州人宣拔郎直祕閣

宋祖不太祖訖潛時屢屢口善兵立奇切而夫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瑰月殺江南
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宅不得鄉

等至彼填勿殺人曾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炒奏曰兵交無功不殺無以示威太

祖覽之果然批还真奏曰朕寧不得江南奇報殺人也速批詔到而城

已破乃批奏收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其後輅至太原亦徇于師

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手自古應天命一日海之君未嘗有是意

場務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夫碎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官多是

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金無誰河百姓不勝其弊故建

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庭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使之

邊極 張堯佐除害宣徽使以建論未詣遂正久之以溫成故申前命一日

功課 將御朝溫成送皇燕門撫皆曰官豪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日記得

既降肯包柄乞對大陳其不可及覆數百言畜吐憤激唾滅帝面帝卒為

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沃第探同知極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葉袖械

面口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極是

御史中丞乎張康郎為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鄉孤寒殊不肖為康

郎曰臣自布衣功冒至此有陛下為知臣安得為之孤寒陸今日便自孤

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郎曰內自石左近岩外至公卿大臣無人惠於陸

下者陛下不自謂寒旅而反謂臣為旅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消三真之
語謂富韓公為真奇相歐陽公為真內翰而康即為真御史也
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更相戴時太后眷屬以下尽在足力
殿院有司將樓捕主僧忠令登閣而圍其局鑰俄而太攄索主僧給
云皆散走不如所之矣甲士寺陞梯且發篋鑰見珠細絲布滿真上而華
埃疑填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及去有墳太祖踐
飛英 蜀公居許不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會廣可容數十
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容有於其不兩日有花飛隨土酒中者為余釀天曼
語送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無遺者當時雖美會傳之而遠紅不以為美
東波 東波與之客論食以取紙帽書以示客云潤燕同州羊羔

食次 灌以杏酪食之以木以着南都夢心麵作棍第温淘抄襄邑採諸炊共

誠香粳鷹以燕子鵝吳吳危人听松江膾既飽以庐山康王谷簾泉亭曾坑
闕品以為解衣仰臥使吟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眩也東坡

策 東坡殘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見惟李處方叔之尤傳如道大

坡文 不容身高為業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川還千古美之東坡集
不識誰不盡鴨聞所未聞吾將皮故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子京宋自京修唐書日逢大雪添度僕然掾燭一秉燭二左右

唐書熾灾雨臣妒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紅草其傳來成領諸姬以汝

輩凌曹在家曾見手如此否可謂講矣皆笑無者也其間余自塞子家子亦
淡笑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

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屏閑筆捲卷起索酒飲幾達最明白對賓皮負言
其事後丹燕其賓奉以為嘆

下 沒欠賢名能臣宮至奉議郎之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

酒名 子也好李嘉紹文有助鄉浩江茶嘗記天下酒名今著子此後知家高定豐香泉

向太后天祥張漫成皇后醴酥朱妃稷酥刘明達皇后送池節皇后坤議曹大皇瀛

王宰泪蔡大師慶會王太博膏露河太宰親賢親王家郎王瓊肅並五位椿齡加

王琬醋濮安瓊五重醴盧安郎王瀝威里季和文駙馬敵鄉金坡王晉鄉碧香張附馬

敦乳醴醪曹附馬詩字雅成春郭駙馬敵鄉香瓊太王駙馬璠孫錢駙馬清醇

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切又先忠梁開府嘉義揚開府美誠寺開封府璠泉

市店豐樂樓眉寿文和旨即白樊樓也柝樂樓山醪

即任和樂樓瓊漿 即莊 遇仙樓王液王樓王醴鉄薛璠 里仁 和樓瓊漿高湯左

沉露清風樓王髓會仙樓王醋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滿樓瓊浪千

春樓仙醉駢鹿舖中山用子正店子白春 今慶 銀王店延寿堂園子正店法清大桶

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

祿小齋園子正店瓊波揚皇后宅園子正店清法三京紫香桂之法酒南京桂

香又北庫西京王液又醪醉香四補澶州中和堂許州瀑泉鄭州金泉河北

真定府銀光河開封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醴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

堂又九醴保州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我將州宜城又遵花

衛州相泉綠州迎相堂思州棟米又細酒洛州玉端堂夷白堂又玉交邢州池浩金

波磁州風麵法酒深州玉醴趙州瓊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

瓜麵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王夜靜制堂汾州甘露堂臨州瓊漿代州金

波又瓊酥陝州鳳翔府索東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

又永堂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路又清心堂淮南

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年城又杏仁江南泉西宣州琳服又双溪江寧府大

客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簷洪州双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

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澗州蒜山堂潮州瑤石蘭

堂又雲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王髓又銀江春又院花堂梓州瓊

波又竹葉青劍州東漢漢州蘆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

桂金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康至嘉嘉泉夔州去雷又法醞荆湖南此荆

南金蓬堂梓州皇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

南廣州八仙韶換骨王泉京東青州棟米齊州舜泉近泉又青燕堂

又真珠泉第一宛州蓮花青曾州銀光又三酸又白羊又倚花鄆州風鞠白

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涪州壽泉涪州宜城又細波單

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棟米階州風麴又水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堂泉

又香桂隨州白雲樓磨州淮原又必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磨州金沙

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寔泉又香菊又甘露穎州錄條文

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也

進春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事故進春帖子自白皇后貴

帖 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温成堯未久調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時曰詞臣觀

望温成独無有也甚不擇諸公開之皇駭焉王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

望温成独無有也甚不擇諸公開之皇駭焉王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

有一肯但寫進本侍偶妄之耳乃聰小紅錢自錄某詩云忽聞江山有仙
煙鎖樓臺日月聞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久嘉焉
王相公皆曰君文章真是含香 九子也

避子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子君字主字聖字主字皆令避而

之識 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等視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昆何祥也而果於
蔡京 晁之道嘗言蔡持郎隼少年時入出嘗有二人見字馬或看與之

兄弟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寃魂有万禳禱
皆不能遣既久不能為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人不見又三年生六乃遂俱
滅元符末都城重堦百家中南丁蘿蔔精之語多不能悉記面其末
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膏酥餈者又押食為之語其

事皆驗者而宗於精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
於此邪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為王公子踐三少領樞
密院又為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縣判殿中監班視二府
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子孫腰金
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薰灼可矣乎也厥後流離嶺海
莫孳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雲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
所見宗為蔡氏福邪進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情采早世
不見親見也

宮秋 中秋翫月不知起扣時考古人賦詩曰則始於杜子莫而
翫月 戎昱登樓望月金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

既月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仲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青在中
秋則是杜子美已班班刑於為什前杜子想是然也弟以
賦咏不著見於世夏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起舟中
望月度有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蓬城
望月畫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既月盛
於中秋其門開元以後年今則不同葉夷所在熊然矣
歸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得神宗見文彪命使宣
錄取時公已致位在頴州川以其間所繼正有未欲庶者
流尽則去之又惠其太以則雜說戲嘆不急之事以充
滿其卷悞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慙存今世之所有皆

進本而元書蓋粮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後耳因怨為

此筆豐

東破東坡平日詩學劉蕘得字學徐季海脫年妙處乃不減季

詩書杜顏揚

謝曆先生謂東萊先生嘗稱曾子固謝日曆表云臣幸備藩預聞

告朔去親

日表方遠已驚歲月之親新詐國畫堅更歎功名之悅以為妙處

全在脫字

過海先生嘗愛東沒過海謝海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

三點

謝表而未已跨万里而独来盖萧然出四兵六哇跨之外

温公神先生云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未用北齐神武皇帝號盖指高
歡也歡

道碑 追謚神武皇帝欵以此神宗故不書其石而引其其謚此

亦文章之閤鍵

贈官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徹贈官制王居正所行也生王嘗稱誦

之其

制 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以身謂良臣身之美名居節量
號忠臣已與殉誅君陷昏惡為亦東尔激其始將有意於
忠臣乎抑繇朕不得使尔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你籍不

得已不失為忠而顏天下後世獨謂朕何也朕何也朕所以
八年子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
塞子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德世考古之節非作諫之主恐不
如是魂而有知身朕茲意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質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以為利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

譯政 荆公謂歐公文文如决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孰既銜

之李

公文 瑞作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隔衣到到海無
及其知

東坡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涵湧之掀擊暫刑忽壯出人入後先
導一將之壯觀挫天地之變化王優道詳東坡書云世學
公書者平矣劔援弩張驥奔倪扶則不能無至於天曠
狎書姿態橫生不務而奸不束而嚴不軌而豪蕭散姿
與霏、如既雨之霖木林踈掩斂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
轉纏、如榮蘊之絲恐吝者所未到也一公之論頗得
其妙然端叔之論更當以初察之語終之乃無餘憾

老列

老子高於別子、高於莊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在

子之擊烈

五帝本化

先生云司馬述五帝本紀學春秋

四忌

箸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所居宜忌好事忌銘以致吾

老肌

四信

信租旅信奴病信老 信書

領字

脩祇序崇山峻山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成領字不以

與嶺同黃長睿板其誥中云領云山領也凡山看長脊有

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曰領故古但作領字

按當作盜

孟光卒按齊眉俗直謂几按耳呂少衛語林少類案乃古盜

與眉齊耳其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知青玉案謂青玉盜耳若

此額皆不可以習熟勿而不效職者所洒

雜言

憤世裕之難諧如鼓清廟之瑟未終曲而去

明者見而理百不能自視其一暖智者料萬事而不能自
察其五藏蚤有姦偷不能使丈不跣蚤有暴政不使
民不說

如風行水如魚食木自然成文不假凋飾鵬鷄因字魚龍共
波蚤之食木無鋒可見蚤之作蠱無鋒可尋

自內視外者明白外視內者昏

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葉

無私之心如權衡然物之輕重常在外無弊之心如水鏡然
物之如醜常在中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說郭卷第四十一

說郭目

卷第四十二

純全集

春浩紀聞

春夢錄

化書

卷四十三

宣靖妖化錄

炙穀子錄

室中語

發明義理

酬酢事變

變威知錄

緒訓

詩詞

餘話

列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卷四十四

禮範

靖康朝野僉言
澗泉日謂
決於氏舊聞

槁簡贅筆 絕倒錄 開河記 括異志

酒經 讀北山 酒經

卷四十五

錢氏私志 默記 平陳記 幸蜀記

田間書 蜀禱祝

卷四十六

松窓雜錄 瑞桂堂暇錄 墨畧子 子葉子

曾子 尹文子 孔萊子

卷四十七

公孫龍子 瓠子 鄧析子 韓非子

卷四十八

聲隅子 攷古編 北夢瑣言 退齋邪聞錄

退齋筆錄 五槐志

卷四十九

唾玉集 過庭錄 詩談 金玉詩話

南游記 舊小說 舊聞記

說郛卷第四十二 南村陶宗儀纂

紙全集 五另全 宋韓拙 字全翁 琴臺人

夫畫者肇自伏羲氏畫於封象之德以通天下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於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龍魚

龜鳥之跡倉頡因而爲字相維更始番籍萌矣畫本畫也先而畫次之傳曰畫者成造助人倫窮神變側幽微與六合同切四守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其書畫同軌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畫存形莫善於畫宣物莫善於言故知書畫異名其撥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與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不爲筆造補造化者哉自古建名賢上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於事者多矣愚祖世傳業簿索名宣賦惟疎野惟神智所造切竊慕於畫采前賢之模範究古人之糟粕

自幼者好畱心於此至今白首尚具孳無倦惟患學子之淺短自爲成痴尔乃夙賦其惟雅唐石丞王維之章冠世畫絕古今章自題云畫世繆詞客前身應畫即誠哉是是言也且夫畫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於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志首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論焉得精通妙欵故有寡與之士兀之徒忽畧茲道者多矣其學問分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疎略也彼熬汲與利支較者與吾道疎冷耳此安可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學之士傾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自以附拾後寺宣和辛丑歲季夏八日琴其臺韓拙全翁序

純全集卷第一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者主右丞之法則也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
陰陽逆順之機其山布置各有形體亦有名習呼山水之士好學
之流切要知之也主者無中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而敦厚
備有輔峯聚圓者兵也大者尋也小者早也大小同準朝接於
生者順也不知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陰陽取之
也四保爲陰凸面爲者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
極者洪谷予云尖者曰峯平者曰頂圓者曰巒相連曰嶺有穴
者曰峻壁曰崖下曰巖下有穴爲岩也釋山云山火而高也嵩

山小而孤者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早而大者尾也山小而孤
衆山歸者其有小山襲圓名曰羅圓言襲淡者山三重也兩
山相重者謂之再成峽也山爲休也小山四岌大山曰垣岌謂高
遠也言屬言山者相連屬也言澤山者連而絡繹也格曰絡繹者
群山連續而過也言獨者孤而一山也山春富者具山長而春也
言翠微者近山旁城也言山頂家者其山鎮也岩者有洞苑是也
洞者後有水曰洞無水者府言山者山刑如堂堂也言嶂者山形
如幃帳也言大刷大山鮮不相連也言山絕徑者連山斷絕也言
岸者左右有崖夾山是也言嶷者多小石也多火石者礪盤石
也多竹木者爲之岵無草木者爲之峿石軟土爲之隄寇右

山上有土也土載石為之砥土山有石也言阜者土山也小堆者阜
平原曰坡高曰壠周壠嶺相連挾耿林泉漸分遠近也言峪
者道人曰谷不通人曰峪窮清者無所通而注川也山夾水澗
陵夾小曰澗溪者蹊中有水也宜盡盤曲掩映續斷伏而復見
也亦有四時休兒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實
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峻後高位小而水多江閩景秀而
華盛北山闊慢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官東山宜只材略耕鉏
旅店山居游宦行旅之類西山宜區閱誠棧道環網高閣旖
字之數北山多用盤車駱駝米樵背頂之類南山宜畫江
鄉漁市水村鄉閭之類但加之階曰漁藻無因盤車駱駝也要

知南山之風不同耳故深直水別山有四詩之色春山駝治憂山
倉翠秋山蒼翠明淨各一山漆漠北四詩之氣象也郭氏云山
有三遠自山下而山上皆後有溪山者謂之高連自前山而窺
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至遠山謂之平遠又愚論三遠者有
山根過壑水波亘望而遙謂之闊遠有野霞暝樸以野水隔
而欣佛見者謂之遠迷景物至極而極苑綠緞者謂之幽遠
以上山之名狀當畫備大理詩意用之無候博君子之問若問
而無對記此無知之土也不可不知或詩功中有此山名雖有
此名則不之其山之体狀者安可措手而製之凡西金景山
者重要藉壓巡天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相輔

以卑次尊各有順序之不可太實仍要風露鎖狀林木遮蔽
不可露体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者以林木為衣裳以草木為毛髮
以烟霞為神靈以景物為收錦以水流為血脉以嵐霧為氣
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為務伯變果愈虛妄自為越古
越今心以自蔽變為非此乃情能不知山水格要之也唯可譽言
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亡古徇今方為明利之誘奪故博古
好奉鮮矣倘或有得其堂奧者誠可與論也彼笑古傲今左
侮慢宿客之士過足以此言賦

論水名水甚多山水中可用具載之

且水有緩急淺深狀為大体也山上有水曰湫湫謂出山于高峻山下有水曰

湫徒練切謂其文浴緩山澗有水曰崩音崩沸而激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有水澤發

而仰沸者謂之噴泉曰言瀑布者巖崖峻險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

懸灑乎千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滾騰沸噴濺漂流雄龜魚鼈皆不

容也言賤者標山間一水飛出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

曲折交會合用筆輕重自用分淺深也言深者激流攢衝鳴瑞疊擢噴

若雷風四面蔽流謂之淙也言片水者不用分間一片注下沂水也與布頓異

亦宜分別有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也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万

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流如箭舟船不可停者破者水尔無急於此也言

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之流水也其水混不絕故孟子

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多矣深宜盤曲掩映斷續

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用烟霞隱鎖為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沙債者水心通流之沙灘也水流於兩邊回還有置言於壑者有岍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春水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青冬水微漆又有沙汀烟渚皆水中人可居而景所集也至於魚鱗雁落之類畫之者當自取才謂况水為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闊為佳也

純全集卷第二

論林木

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美只足深重以遠次近故木末要着蒼澀健硬筆跡堅重或質或麗以筆跡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重木在運筆高位筆淡恙由於用墨此畫林木之要格也洪谷子曰筆有四執者筋皮骨肉也

筆絕而斷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復圓混謂之內凡畫且骨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苟美矣無骨者剛而紫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微怯而弱者敗其真形其木者有停分而有執不可太長者無執力而亂作盤曲者之其執也若取剛硬而無還轉者虧其力生意若筆細墨微者怯溺也天凡取其合宜用度之也木貴札健者硬其刑執甚多或儼而校送者或屈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醉而往舞者或如披頭伏劍者松也或如怒龍鵠虬之執騰龍伏虎之刑以狂恠而飄逸以偃亞而躬身離披倒想倒水而於水中者巔崖峻峻倒崖而其身覆下者為松之義備矣其執分方狀變態莫測民畫根者監崖倒想之木其根起伏出於外狂而逆也

其平之木當以大根深入惟傍送小根方且出也凡作枯槎搗木務要
巖空亦且松者若公侯也為衆木之長亭、氣高上盤於空甄轉輔宵
漢枝逆而復掛下接尤木以待貴賤如君子之德扣而不同荆浩曰成林者
氣槩高余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位而垂腰者為異松也
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為枯松也訣云松不離兄弟為高低相亞松亦有
子孫者為絡枝相續唯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陰重
也且相者若侯伯也訣曰栢不叢生要老遠舒暢空且轉紐捧節有文多枝
少葉節巖空甄若蛟虬身去而復回蕩跡縱橫乃古栢之狀惟幼栢者葉
密枝逆稍執聳枝擡者如身拍葉會之体餘種、辟木難以具述惟
楸栝柳槐儀形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陰鬱至於寒林者
止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於栢稍老搯皆當用淺墨軟稍之木相
伴合為之故得幽韻而氣清林鐫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李成咸
熙中深得乎其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暎秋毛冬骨
春英者謂葉細而花敏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疎而飄
零冬骨者葉枯枝槁也其有林密者山石上有松木也其有林麓者山
脚下者林木也林木迴者遠林烟暎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針倒趙
隱淡宜之辨其形質不可二分明也又云質者刑質備也以雜木取其火網
用墨點滅淺淡相重矣林木者山之衣也人之衣收使人儀盛之兒新貴
松木茂林華盛之服不可微少者露骨而人如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

凡畫石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若頭凌面層疊厚薄履壓重
深落筆堅事之堆凹淡之形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為破墨之切也言藍
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崩廢有石崖
峩峩者有堆石崩離者或直挿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者
相輔者碎屹嶙峋千堆万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又皴法多端也有披
麻皴者有點散音鵲皴者爾雅云謂木皮甲錯也音鵲有所深頽者有橫皴
者或勾或連水皴者一點一畫各有古今體法存焉又如昔有人云石無千
步真山有千里遠方況為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否卷

純全集卷第三

論雲霞煙霧靄嵐風雨雪

通山川之氣以雲為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岵夷揜日蔽空教然無所
拘也升之於晴宵則顯四時之象散之於陰晦則逐四時之氣故春雲如白
鶴則其體間逸融和舒暢也夏云如奇峯則其勢陰鬱濃澀而無定也
秋雲如輕浪漂鱗或若曳羅之狀朗淨而清明也冬雲如深墨淡翳
示其玄冥之色昏塞深重此晴雨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
夏陰則雲氣突墨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黯淡此陰雲四
時之象也然雲之休合散不一為輕而為烟重而為露浮而為靄散
而為氣其有嵐光山之氣也烟之輕者云捲霞舒云者氣之所聚凡畫
有分氣候別雲烟為先山城中所重用也霞不重以丹青云不重以繪
彩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云者有出谷云有游云有寒云有暮

云有朝云、之次為霧之次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之次為靄
有江靄有淡靄有遠靄云靄之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明霞又曰朝霞
西照暮霞乃早晚一時之畢彩也善繪於此者則德四時之真氣造化
之妙理故不可之其風色而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跡而竹木衣帶之形云頭而
也不可多用先云霧烟靄之氣為嵐光之色遙岑遠樹之神脚之執無
用必逆也造之則失其大要也維而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而有急雨有
散雨有夜雨有雨霽雪有風云有江雪有夜雪春有雪有欲雪有雪
霽風雨雪之意皆本於乎云氣色之輕重之類於風執之緩急相其時候
方可落筆大槩以云別雨雪之意則宜賄不宜顯又如爾雅所云天氣不
而地不應曰云言琳物而輕也地氣發而夫不應曰霧言瞋物而重也風而

為噓風而雨為霾言無分遠近也靈音理海也言物鹿悔之色也瘡風重而為噓終風且噓言

別於林也此皆不時之氣非云之所該也至於象龍草芥之象呂氏之言甚明

寫翔鳳者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在畫者窮天地之真風云之候曷不可深究

焉 論人物搗杓音與橫木杓也閨城寺觀山居舟船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粗俗所貴純雅而幽閒其有隱居微逸之士與村夫農者莫不

牧豎茅葦躡伏不同竊觀言之山水中人物優客間雅無麗惠者遠世

所作雅、粗俗不謹殊乏舌人之態言橋豹者通船舟曰橋不通舟曰杓、

以橫木渡水於溪澗之上但使人跡可通也閨齊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

通無傍坡小歧方可用閨也城者雉堞相映接屋相望須當映帶於

山掩林木之間不可及、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城可也畫

寺僧道觀者宜掩抱幽深岩澗中間堆酒旗旋店方可當途村落
之處而山居隱逸之士務要幽僻不同於此宜畫庵茅舍軒亭水閣野
客道丈撒遊放逸之徒也有廣土處可畫柴門茅舍放牧平林耕耘之類
有廣水處可畫漁樂捕魚採菱曝網之類言舟船大曰舟漢人所凡者
曰舫隱逸高尚之士所集乘者曰舫或挿以楫或旋以絲論者曰漢舫或
為木屋者或為崩摸者游翔也以小漿所搖者謂之捲航獨一木所造
者謂之桐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惟此耳其舟船且能漾輕浮不可重
其執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西時景物務要明手物理
度乎人事春時可以畫大物所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穿綠秋千
渙唱渡水屏收耕鋤山游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人物坦於山陰採菱
之處或行旅憩歇水閣寺亭軒避暑納涼翫水浮東浴鶴江滌曉及涉
水風雨過涉之類也秋畫人物則吹簫翫月采菱浣汝漢笛登高賞菊之類也
冬畫人物米圍爐飲酒添別游宦雪笠寒僮驟網運糧雪江凌口寒郊將
獵獲水之類也若水禁之間可畫於禽獸者春宜畫黃鸝夏宜畫鷓鴣鷺
秋宜畫雁群鷺冬宜畫鴈寒鴉今略言其大槩耳若能法此以隨時製景任
其才思則山水收飾而無有不備者也

純全集卷第四

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凡畫者筆也此乃心術索於於末也龜之前得之於形儀之沒默契造化與
道機同極管而清萬物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跡墨以別其

陰陽山水恙乎筆墨而城吳道子筆勝於質以乃畫之聖賢也常帶水
有墨而無事筆項容山水有筆而無墨此皆不得其金喜也荆浩采二賢之
長以為已能也其用筆太多則天其真体損其筆而見濁墨太衛則氣怯而
弱也過與不及皆為病耳切要徇乎規矩格法以本手自然氣運以全得生意
於此者滿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推之豈可與俗士談哉凡表操筆間當鬼神
者思預想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用意抵內然後用格法以揮之可謂得之
於應之於手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周密而巧恐者或取氣槩而筆
雅壯者或取頰膜而流暢者縱橫及用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也衆乎矣惟
俗病最大多出淺陋徇卑昧乎格法之士動作無規亂揮取逞強務古淡而
枯燥苟徒巧密而纏縛乍為老筆本非自然此為論筆墨格自起

耳法古之筆有三病一曰叛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叛病者悅弱筆
廢取與全虧物壯平虛不能圓渾者叛也刻者用筆顯露用筆中疑
勾畫之際長圭圭角者刻也結者從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留礙
不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為之確病筆路謹細而癡勾全無變通

筆黑主雖行平同死物雕印之跡者確也

確為新同無
變移之意

凡用筆先求

氣韻次求脉要然後方求精思若形執未備使用巧必精思無失其
氣韻也大槩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也且善究山水之理
若當守其實而實不足去其華有舍實而質幹也華為華藻也質
幹本胡自然華藻出入人事實為本也華為末也自然体也人事用
也豈可失其本而遂其末忘其脉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

牀法柔細而神氣祇絕真俗病也耳為知守實去華之理哉意行筆
或粗或細或揮或勻或点或重或輕不可二分明以布遠近取似者氣弱而
無畫也其畫天粗則寡於理趣其筆太勁則絕手氣韻一破一點一勾一
破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口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扁經非念
焉得其格法氣韻者欲凡用墨不可深則傷其軀不可微則敗其
氣此皆病也。曲落筆使用墨取淡者為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
淡次取陰陽淺深者其得其理又以畫之取遠景貴簡而不絕繁
而不穴使觀者豁然如目窮幽曠滿洒之趣不其神妙矣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瑛天下皆知為玉也非卞氏三畝孰別荆山之姿而為羨騏驎

腰駘天下皆知為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妄北之駿而焉良若王之
無別安得瓊瑰琬瑛之名者馬無別豈源者上矣初現不可及再
現可及劣之而礼法毛儀者不矣畫譬猶君子欽頭其跡而具金石
著乎行而守規矩度之而顯厚皇之而撒然易事而淮說唯進而易
退動則周疑無不合於理者此王格之躡有若是而畫猶小人凝浮
言翔霄以矯行相尚近之而無取遠之則銷息苟誦娟以自全
勞詐為以自蔽施為支構無有徇於理者此卑格送躡有若是而
而已倘明其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於彼非所以能別也昔有
云畫有六要一曰氣。者制度時用隨行運筆取象無感二曰韻
。者隱路之行備儀不俗三曰思。者剛掘取要凝相物耳四曰景。

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者雖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質不
形如飛如動六曰墨者高位暈淡品物淺深之采自然似非回筆有此
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種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畫立有珍傳於世
不自顯者所謂以實得其各明矣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
雖美其名易鎖者所謂舉過實矣不期銷而自銷者秘畫者豈可
擇於名譽冠蓋但者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
象瀟灑者為佳其未賞精能唯貴巧出者鮮也世有王晉鄉者戚
里之雅士耕獵文史旅肆圖書每燕息之餘多戲山筆散之於公鄉家
多矣嘗蒙青眼左顧每面畫必名觀論乎淵奧構其名實隔日
於鷄書堂東掛序成西柱范寬失觀李公之迹李氏畫法墨潤而筆
精煙嵐輕軟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親范氏之作入云如面前真山峯
壘渾壯雄逸筆力老壯此二畫乃交一武耶愚嘗思其言之由賞鑒
而通於骨髓其種之要切傾知方能定優考明是非可謂精
通善鑒者畫若不過於識鑒者如瞠行於造無分言也悲夫今
有名鄉大夫之畫自得優游間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
簡為而取清送出於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怯在所物議也古
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蕭宋復吉李
洎時王晉鄉亦然矣能患知此乎

論古今孝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世之所貴於人者孝也性有顯濛明敏之益

孝有曰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孝所資未有
業精於也者也且古人以悟孝而開其性令人以失性而取於孝此所
以去古逾遠貽笑於大方之家也者預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
面遇風雨晦明飢飲喜怒昏不操筆唐有王宰杜員外贈歌云百畫
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從追王宰始昔留真跡古者如此多矣略
率二前人用爲銷日養神令人及以爲利勞神古之孝者爲己今之
率者爲人古之冠冕上士燕聞餘裕以此爲貴自適之樂唐
張彦遠云畫畫之迹非問問之子可謂也奈何頃者往往以畫爲
業以利爲首全之凡流之風不修士大夫之体豈不爲自輕其術
故不精之原良以此也真所謂棄本追末且人之無孝謂之無格無格

者謂無前賢格法也其有不以格法者曾以爲誠古起今
召賢者歟所謂真孝之士則多性強而自蔽者有三
孝者有可謂也有心高而自恥下開惟憑盜孝者爲
自故也有性敏才高雜孝而無狂亂志不歸一者爲
自蔽也有少年風賦其性不勞而頽慵而不孝者爲
自蔽也唯孝者何也有慢孝而不知其孝之理苟僥
倖之榮唯務詐僞以勞心使神志散亂於實者唯
孝也本唯無好之心而假以爲生者唯孝也如此之
徒枝之下再安得以傳古人之精粕造前賢之一閭
未有不孝而良能也信斯言也凡孝者宜執一家

之則法孝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已格而可也噫淵
傑者流長表端者最止則孝造乎妙藝盡乎
精思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且論人多能精當者固之王晉卿也論三古中古近
古三玉以前為洪荒之世畫無得名之自伏羲氏
定龜天尺於卦象之象尺始有形意尺不尽也遠
貴帝時史皇觀物而伏之此畫之始也至五帝禹
湯及秦漢以來畫新矣其時雖錄人姓名然
畫跡未見有之者莫能定其優劣其尺大矣於晉

宋其真跡人間雖有罕得而見之晉卿論三古之
畫可代為之高者晉宋為高唐為中古五代為近
古晉宋有顧哇張展畫之聖賢也乃為百代之師範
矣唐張彥遠云古之畫人物純重 暢而間雅今

之不然至唐之盛漸之純重而必間雅何況於近代
耶郭若虛云今之佛象鞍馬殆不及古花竹禽
鳥山水古不及今唐李思訓張藻宋審王維王
宰揚叟之流乃仙格神奇過子高古亦以為傳
世之師法耳五朝有荆浩闕全特出古今至
宋朝初又有李成范寬李維師於闕而過之

可謂青出於藍矣二賢畫能各立家法其有王
士元崔院深王端然肅董源有李昇慕李思訓
之格呼為小李將軍亦有立家法其有王士元崔
院深王端然肅董源陸諱趙幹在折記真巨
然許道寧劉丞立訥黃荃燕之貴宋迪商訓龐
龍宗穆李隱李宗成郝銳梁忠信郭熙侯封
高克明董武員符道隱水嘉僧釋仁吳僧維
章以上名流名書宋師資 李山水之士切要知之
貴通其宗祖格法故序其後

後序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瓊瑤之錄耳其偏見特以僻說蔽於
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者幾何人哉固不可以救數而名計也然
畫之祖述於古有自末矣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天子用於宗
廟明日月山川龍之形別鳥獸魚虫之跡制之於冠冕冕冕設之
於尊壘鼎器與六經具載百代繼傳始此而下難世不之人未著於
其跡或攻於一物或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者此畫其紀全妙用之
理也且畫者開天地玄黃之色世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出沒別虬
龍造化憶鬼神之精壯分洪海之洪濤以至山川之秀麗草木之茂
植翔然而翼蹶然而翅撻然而奇恢然而恠凡城而象數圍於形跡
一扶疎之細一帽幪之微復於霄露載於磅礴無迹乎方物最灵者故

人之於畫造於理者能尺物之妙昧乎理者則失物之真何哉蓋
天性與心機也性者一定之理機者至神之用機之一發萬變生焉性
之造其理者性之自然造物之微妙心會神思默契動揮於毫
墨於方象則形質動於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為緒
便氣為物該汨於塵坐復於利後徒為筆之所使耳安得語天
地之真哉其水山之妙多善於間隱逸幽之流名鄉高翰之士悟空識性
明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况山水之樂林泉之興豈偏魯賤隸園
壘天威於饗饗者之所為哉且其畫之於山水誠歷易可言也今古
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威中者不為不移矣略究形容而惟之造木疊翠
遠水澄明片帆歸浦秋雁下空青掌之間若視千里有得其乎遠者

也雲輕峯秀樹老陰疎江村棧路遙嶺淨深僧舍溪橋婦舟人少漱
石泉位有得其泉景者也松柏而虬恠群木茂而空澗蔚臨木盤闌
上高林此待樹石者也万木披靡千岩聳翠暎針之執林繁如業業
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於通乎淵源貫乎神明使人觀之若
覩青天白日其他間奧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摹之宏遠者闕謂
之問每臨筆研多戲以窠石既冠以南北窮道常於江山勝槩畫所
至之景宛然如施踵在前繼而攻畫於山水則落筆驚人血出塵俗
不蔽於偏不帶於曲不取媚於世不苟名於將但游藝於心術精
神之間澗嶺焦頭窮年皓首遇於書淫傳癖之士未嘗日操筆
筆墨无恐摹之不及也蘊古今之鈔而宗宙在手熙窮造化之原而

不物生子心故研精粗思深得其絕全妙用之理其面陽全公之畫
欽公自紹興間擔簦之都下追藝於都尉黃晉卿所恒薦於今聖落
即繼而上登佐授翰林書藝局祗候累千爲直長畫侍結今授忠
訓郎公未嘗苟進逸今祗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平者編
藁胸臆慮與俾僕 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識患備載
且指而各序其說言無葉藻事歸與賈博古驗今增加證飾分雲水
林闕城橋荷傳其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識古筆
向事繁然使後之學者覓而爲樞機津要之顧不偉歟接朋友則
請以古今爲文易務理深遠知珠藏於蚌 紐於而右李之者不可
輕易其文當求准於理信乎公之論言如珠王祕於此焉如公 畫

不物生子心故研精粗思深得其絕全妙用之理其面陽全公之畫欽公
自紹興間擔簦之都下追藝於都尉黃晉卿所恒薦於今聖落即繼而
上登佐授翰林書藝局祗候累千爲直長畫侍結今以授忠訓郎公
未嘗苟進逸今祗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手者編藁胸臆慮與俾
僕 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識患備載且指而各序其說言
無葉藻事歸與賈博古驗今增加證飾分雲水林闕城橋荷傳其
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識古筆向事繁然使後之
學者覓而爲樞機津要之顧不偉歟接朋友則請以古今爲文易務
理深遠知珠藏於蚌王緼於而右李之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准於理信乎
公之論言如珠王祕於此焉如公 畫純於古而不雜之所論皐皐曰純全

庶幾雅得君子為之廣傳也宣和辛丑歲孟冬之酉虎門張懷邦美俊
序于集後

春者記開

宋何遜 蘇韓耆老農

劉娘
振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恠
素謹自入中年即飲素誦誣自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
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折治脯修多如土意宮中
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目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
於尚食既諾之而返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
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逾月雨川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與屈閣
門搶斂初奉尚食之食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即蛆聚堆而穢氣奇甚

畫字

行拱

經之作字謂之字畫浙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
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鈕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為字寫
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筆華之意也又奕模古亦謂之行模宋文
帝使人賣樂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棊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
且思行事爭切蓋拱戰所以為人困者以其行進窮進耳行字於拱
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者拱者如着帽着履皆訓考也不知於
拱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模天下至俗無理之與而併愚賢皆承其說也

文章 東坡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生曰其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

快意 所到則筆力曲折而不畫意自是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鄒揚十 遠一日謂水筆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蔡東力

奴事鎮人皆之敬愛之每大家出游則假子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
至今常在先君為武孝傳受日被肯杖正武孝孫吳等七書先
古書君言六誦非太公所作者考證處先以稟師業朱服三言此書行之
已久未易遽遽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為徐州教殺與陳無
巴為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惟傳王氏玄經薛氏傳閱已為子
明易得其術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常以炒木奉崇也非獨此世
傳龍城記載六丁取義說事樹萱錄載社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
体一律而龍成記乃王銍往之所為萱錄列畫無言自撰也至於書
刻亦然小字樂教諭矣王者所書李太白醉艸則葛升忱戲斯其婦
公者呼谷道人嘗言之矣

三世

坡先生文至降節陽於十三世天竺偶然經孟柯於五百年五言無問
也之句華笑曰此老天所為者因請降節陽事水華雲元佑初劉貴父
夢至一官府案問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
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節陽蓋如皇帝時為火師周朝為住下史
只一老冊也

鴈其模

先生元祐間出師錢塘視之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
貢進士吳味道以二臣捲作公名銜封臣宗宗師蘇特即宅顯見為
妾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捲中果何物也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
秋悉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都之贈以百千統置建陽少紗得二百
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斤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討之當今負

天下重名而養煢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憤發味道遂
為假先生台街誠封而來不深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
先生怒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奉書史全去日封喚題細銜附至東
京竹竿巷蘇侍郎并乎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道曰先輩這將上
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選却當思顧也味道陳謝再三次年果登高
第還具牋啓謝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其喜為延疑數日而去

夢

司馬才仲初在路下晝寢夢一美妹度惟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

蘇小

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
愛其詞因詢由石云是金黃縷且田後曰相見於錢塘江上皮才仲以
東坡先生薦應制奉中等遂為錢塘摸官其辭余後堂蘇小墓在

鳥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針插犀梳雲半生擅投輕敵
敵唱徹黃金縷夢斷綠雲無覓處夜凉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符
疾所乘畫水與艤泊河塘柁玉邊見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諾
繼而火起舟尾浪忙走報家慟哭矣

野花詩

建安陸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生路

鷺任宿房觀者盡皆驚賞而知其後不保員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漁父

閃子東云范希文嘗投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

荅問

晉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又

辨月

王荊公言月中竹稀有物乃山何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天

中影

如圓鏡寫出山河影妄說枉言免墓俗說何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

理及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鮮處今以上鏡懸然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則半見何也

免有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免野人或寧免無推者

唯

望月而寧信斯言則木蘭詩云唯免眼迷離推免時摸有句也先生

綠山詩有緩推撲掘若推免在月則經山正公子非行而知暖足也

七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双死央七十二羅胡良成行蓋策野和藩蔽

歌仙幾乾飛鳳凰花開也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也七十二取何義也

春覺錄

皇元鄭禧

字尺趣温州人進士及弟黃岩州同知

城之面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

類稱之其及早亡世治命宜以為儒家宣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

子洪府一日媒姬未言女家父擇婿唯其入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

永之余辭云已聚不欺媒姬欲求余請詞達子女氏余戲賦木蘭花

慢一閱翼日女和前詞附媒姬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

美但母氏謂官人已聚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賓唱送和復令乳

母來現且述女意又喜欲居一室亦不可辭也祝余托相知之深者

求啓母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之者

謾祝喜息山長天

塊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惧余之成事挾財以媾母氏

母乃失於從周遂納其定礼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孝

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歐之女發

憤成病疾且篤母乃大悔惧逆其意即以定礼付媒姬以厚子周然

女病意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為即也若此生不救挹恨於地不料即之情豈能忘乎臨忠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蓋者曰生愛鄭即生也為鄭死也為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目旨許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未相配世之未難者乎天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者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有資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多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期而况財色之蕪全者乎驚紆雲之易痛黃壤之相遺你徒重余之臨風相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妾其才也或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后覽者亦必助余之惻悽愴也还祐代午

水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去寄生平豪氣切星斗取雲烟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劍光零亂筆幾番沉酣樂問種仙人璠妙故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賞訖下九重天念尚腹琅玕盈襟書正却年人蟾宮近傳芳信妲娥嬌艷符詩先領取灰者香芽一綴橫札樂三千翼日女氏和云霞流雅香筆下掃雲烟正月倚書窓慵招針線嫩妹詩篇紅兼未知誰繫慢躊躇無語小調前燕子知人有意奴飛度花邊敷勤一咲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番形楚材吳念喚醒當年疊滿知梅子料今生無分其相位贏得絃綃

帕上啼痕萬：千：二月十九日女密令亂母未觀三月
一曰再賦前控云望斜陽身翠簾識捲小紅樓相寫珮敲
瓊寫汝心粉越樣風流吟壞自憐豪捷洒云牋醉裏度春
秋有唱还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鈞犀心一点暗相收好事莫懸
便約尋芳林蝶繞到蝶使重接花時故園憔悴捐東風讓與石猶頭况是梅
花無恙好相晉文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重梅花終傳春信先
認儒流比生料應綠淺待恁不雨怨共云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嫩上銀鈞
絲羅繡樹欹投九景雨悠：恐寫花老殘翠媽紅減辛負春遊蜂蝶問
人情思無言應口代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為遲晉余現所和兩詞其才
情操豈易得哉余所以深不能自老再賦詩云看銀牋寫恨柔情得盡深盤盤頂

信美花貪結子康風看惠杏花多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為我
遲留何時共箇死與字吟到東風淡欲流兩才相愚古來唯重寫苦情
仔細看莫待沒時空自悔不如問早舞双鸞吳氏和云愁親未識意
何如不肯令君盡翠賦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白情多牋紅片
：入書樓獨倚危閣竟又番可情才高招不得紅絲及繫別風流今
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有才思却無韓壽與
紅鸞詩瓦各繫以詩云晏蒙佳計珍藏函笥福淺綠慳不成好事母
命伯言不期違皆一片真情者成虛意勤讀詩書平圖名利故呈梅
花依然夫背數語贈君盈：垂淚余復無儷詩以寄遺恨因達子女
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於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投於聲氣之表

字倉玉潤清深蘭香帳故里、梅花紙傳春色信比芳國之查蕊
之奈風併復金乳母未視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乎之言
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倚得百年而諧老虽居三置而不辭妙語
難忘芳心可竭既窈窕之慨然許鄭和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
分亦何淺慕底阻牽於紅線石空磨於玉簪誰於令懷累之男強
投雁幣痛失文章之比自怒掘樟冠脉、春愁盈、收泪念欲挾文君
而夜逃終不思為竟辜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勤詩書之勤讀
極知思愛之愈深坑嗟化儂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
去遙想芳鹿他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徒悔茲憑西六月用表再三願深
思賢公子之士庶免抱於身之歎難期面叙幸異之融又續以詩云畫

梁双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相思飛蝶夢東風者意香
花春風流才思古雅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絲陽門外過珠簾
半捲露蟬娟吳氏卷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闈
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愚才而結於紅絲一語貶盟又空成於
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道訓詔、自己吉母慈之嚴命切、
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雅粹周子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
好已休眾口之辭不息龜占來吉雁幣輒修經史高得間色琵琶
吳足聰死共枕上夜、相思蝴蝶夢中時、嫩會深沉宛字無路可求寂
窠簾攏有綠絲愚虽後死幼玉也柔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柏
如勤此中酬伏祈丙在併和前詩二首云才開豈有困泥塵雁塔名

香第一人却嘆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藝皆
全一風流出自然院宇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嬋娟是日吳氏
又寄綉領呈上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綉者若此命復作詩
云領中垂綉幾奴雙鴛幼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褥香欲眠多情折寄鄭
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牋池粉痕近日懶香玉瘦可憐和
泪倚重門綉線慵拈夢作醒風流維畫柳眉青琵琶聲裏咽君
怨莫向他時不忍懷嫩柳喬依道韞家東風何辜君雅流鶯欲住
頻回首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洪妳至欲遣一畫李
家事冗多竟弗克干間再寫雲笺披味悅知如會晤之為快
中間此事若為母事所阻及伴知伴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

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夫不假之以壽乃一
抱恨而歸亦為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
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具言至此悲涕連
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賊妾而反疾但以監心為念好事亦不在忽
忙裏腸非筆可能尺切祈遵照受詩二絕云淚珠滴濕香羅病裏
芳肌瘦減多恹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何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鬢
雲漏病裏青衾最可憐也自慙無氣力強畫纖手馬雲
陵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蚕到死絲方尽臘燭成灰淚始乾
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之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多其絲不一
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

但以真心而待况無母與伯以奴之身已才藝全俱豈可爲人妾
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爲定奴乃涕泣不以兩被凌辱以
致殘疾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十方百計不可
而此病愈篤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曠齋之悔有通
容慶但奴泥飛不定神亂不常雖思巫醫下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
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所失寢忘食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要以奴之
命其忍不見有才之郎若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譜豈能忘乎
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梅子將垂之誰
乎倘得病安必見臨終更咽不知下筆處奴挾僊拜上吳氏旣終余以
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閨死瓊花豈人開之死相復誰冠於仙花儲

芳而艷吐日春葉祥雲爲蓋結月爲家俄驪駕爲恠雨淫遺絲於
塵沙啼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瓊珮何之
生也何符死也何爲素天容以爲色越錦繡以爲詩琴彈綠綺弓
水雪爲絲畫鉛粉澤弓煙霞爲姿牙籤縹快弓融、與肯紋揪玉
子弓了、玄機閨房之綉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惜
年冉、負忘奇、投鯨牙弓李海之爲驚濤透翠衣弓詞世之
藏筵鷓鴣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詞立我垂弓愁牽翠
衣帛灵君弓空把瓊芝照、徒逐輒遐思把英懷之未擢忽窈窕之相
知始知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色
可得而有弓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而見弓心殷、而愈彰追夫昔夢

之初竟余亦攬泣而成章慎言阻莫莫一觴千古遺恨空傷人又
悼示今二首云詩寫青牒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
俱及帝殺流鸞與不回見愁無柰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
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滄斷絃傷心數行淚尽日落花前余集
山家留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妾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覓
詩人面人是子腹未斷柰天下從天願瓊玉銷滅夢魂空自幾多愁怨
月朔余再詞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下斷淚盈記春殘春深
春寒春暖春雨春情都未議與詩人與更落花無定挽春暗芳牋猶迷
無蝶綠揚空悵流鸞玄霜看意揭初成回首夫雲英但如醉如痴如
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亦問其真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

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道童降筆詞日今瑤也
大會瓊仙不肯來臨真葉傳與鄭郎若記得相朝行箇木蘭慢休
題相契分明白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听命吳氏之母痛憶
之甚亦死千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真可惜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
九泉受奠起之靈之容忽其遠矣中心夜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
忘乎蚺蟻在室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
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維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
當是時二老果無允余之意始舒徐數而異面擇婿誰得而聞之
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者乎龜占未吉隨帶輒修其靈之使在
比而不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根靈之心與余相悲映

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弓柩沿階
而春色令人疑爲我之求弓空彷彿子靈之魂在也吾意靈飄霞
佩於太清弓擬群仙於遙遠進而不可去弓欲與余而追隨靈書
靈之同心弓豈同往而何舜忽返軛乎故鄉弓念衆難之無依靈書
勉余以自愛弓何旣死而忽追醫母氏之念而死弓諒豈悔而遇追
余於義未可以死弓則亦付修短之有期嗚呼時昔之夜忽有擁余
髻而泣者非靈也邪恍一夢之驚竟空伏枕之連濟愴余懷之懣
結重柳憤之哀詞母知天知有知無知吾自知尔嗚呼哀哉交交
其闕如女詞情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哭閣便
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孤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真琴棋

書畫更超倫恨哉周鄭耆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
少男見才李宣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箇鄉人且夕呼不見佳人
亦可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
侑敏讀之有威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
黃壤隔香魂應逐絲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從畫志前言在耳象杏
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庭村子才云屏心泥額屢通津
未識婦娥一面新與畫故園梅已謝情番財鳩杏初春將身輕許志
巫夫在耳不妄言可尊生死幽真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神徐子文天
資和黃韻云杏花初破去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幽死
生夢幻轉須空柰知公淺死偉裏韻許名魁雁塔中香幽魂何處覓

真率肖息振仙宮先生君清扣黃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
相思寄斷紅梅信自聞魚水遠吉香塵遂燕泥空情懷奉瑟千
春恨心入琵琶一夢中門掩滿庭詩思遠入惆悵館娃宮仙景無留一
間津但吟佳司覓清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空想彩鸞
化綠有分可憐司馬意難遵白頭老去吟猶苦楚尔忘形似有神嘉
子述後序慎字述者不欲其
惟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也樞機之發吾由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以言忠信行
篤敬者答之其季子祿也孔子又以言宣尼行寡悔者告之蓋一言
一行實亡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慎歟今衛陽鄭天趣讀聖人書將
以爲祿主也其未遇時常管子洪氏舍而城之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季

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書翰編爲春夢錄以示於人且自爲之
序言其女之心甘爲二室然瘦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
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芥吁其愚之不可及也大
觀今其初達女詞則有婦娥嬌艷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
氏則以薛媛番形容南楚村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披仙
亦可謂心乎礼義者矣鄭子當於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抱既杆梅
花故園憔悴杏花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恋願
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以已
裁之意天於是天趣復有儂女以貽之有夫婦之稱齊眉之好
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迨終不思爲既念之矣其心果不思爲之乎

持欲爲之而不能耳且如子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
不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尊之也其罪容可隱
乎且序又曰況其家本豐殖而有資才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
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感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余悅也其色也愛其才
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強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才也非
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申子夫一婦庶人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
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苟慕妻子則可以何以少艾爲而况鍾
於情形於言之不足又從而咏歌之者乎然听其言也財有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十之必欲其言不寡尤也難以言之終忠信者如是
乎况其行也蓋欲淫於新婚而棄其日室要其行不寡悔矣難以

行之篤敬嗅取鳥然吳氏母之正也其女之不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是
取情乎天趣吝而慢則士者也顧其行言若斯士君子之心身之大節也已
宜乎不容於先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其行也罔極二三真得節
子吳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迨其
前程之識未知果天趣之華洛若果天趣之愚取不助其悽愴
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虫曰刺時亦以自難之也非徒能及
之亦允蹈之也其詞云蓋間有隱者先須正已無瑕者可以戮
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爰觀鄭子錯愛吳姬才美虫可誇
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独令斐然成筆深閨少女喬夏
癡喜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

辨昏既慎其始佳人自嗟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惑否蓋之
嬌羞而欲并梅花之憔悴雙鸞早乖豈能樂耳尔妻登阻傳書
安得便爲夫婦母乃養小以矢大未免并日而憐新爲之也唯言之非
恰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而先君之怕今是遵亦有立志婢娟
唯見珠簾故嬾上於銀鈎信掉不持羅儒乃折寄於繡領苟甘心於空
實屈已於偏房不出言豈能於琴瑟斯爲不吳空寄怨於琵琶祇爲辱
弓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
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當別下而別選章臺柳可昔折遂負倉庚之
好昔洛陽花是處芬芳意與此共而同夢既失自字之慈愛空能守死之遺言
女不失而死無名士極固而二其行暗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爲強委禽焉

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慘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則
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逞其色天我乃行之者幼鄉紹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
修女雜魂而婿雲本無心夫居鰥者尚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
橫礼集三千字因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符付之於分定虽故獲乘軒之寵
鶴然終愧釣眉之非熊歎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處奪若是彼夫患
得似非君子之所爲春事悠：總是綠揚風後絮秋陽鎬：依然舟楫
中花常擬問人事貴人室差好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
辭饒舌以言話寧甘得罪於鄭起而爲怨幸然行歸於用倘或及身而誠
庶幾克已復亂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方是不
揣小子之狂簡聊布箴規尚賴達人之天現特加斥正

唐平宋齊字子嵩性慵讀書不知今在然好屬意於万物有感冬心必
宜而通之所以或得方方之情或見變化之妙遂着化書以盡其道凡卷
百有十篇二卷說道與術中二卷說得與仁下二卷說食與儉皆化之旨
也豈道不是化之為術不足化之為德不足化之為仁不足化之為食不足
化之為儉會儉死其物其卑其名甚微其數甚大其他甚廣可以談道
某人義厚礼樂誠忠信義不知万物之化小人也不知小人之化万物也不知
小人之化書也不知化書之化小人也化之道知是大矣水和庚寅宋齊立
序今嘗讀也化書之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
也賢母化為堅石山垃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

手莊列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全間月鴻濛君曰吾嘗聞
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卷冊而止語書曰我師友譚景昇名蹟始
隱於南山者化書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立有仙風道骨能溺於
機智而異乎黃埃中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天悔像
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像家所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
者負醉疥者瘵疥其勢弥顛其病弥篤而無友者也齊立終不昇
悟景及出化書授齊止曰是書之化此化無窮顧子序而傳世之後者
丘授畢以酒飲景昇之盛醉以革囊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
為已書作序流傳世後有隱者漢荆獲革囊剖視之一人齁睡囊中
指甲已纏矣躄魚者大乎乃竟問其姓名囊中人曰我譚景昇也宋齊

奪我化書沉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漢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不復人世矣吾睡以囊中得大体歌君納吾肱於革囊中繼而復授斯淵是所願望漢者如其言再沉之曰淵噫化無窮之道宏深豈齊丘之識哉竊書求名賊害至人肆其道心蔽其仙蹟而齊丘後為南唐相果不得其死宜哉嘉祐五年夏碧虛子題

大易言天地万物變化雖賸隱深遠實不外陰陽剛柔之理吕令載鳩鷹雀蛤南華志青寧程馬蒜昧不可致誥然造物化生之機有非人所能則者化書言化始本諸此其書務養神志齊物崇虛清淨往得老莊遺意至談通德礼樂仁義忠信推尊堯舜禹湯仲尼且重食敦倫儉要知治國化民本不為無補世称多此書出宋齊丘不知譚景昇所作齊丘欲竊人之

書以為已有而平生智數巧作蹈此書所深戒其能逃識者之目手竄僉青社韓公好古傳雅曩慮因至春陵得此本今行部蒲陽出以見示既舒梓廣其傳因書此以見公敦尚風化之意至順庚午自南秦訓

道化篇

道化 蛇雀 老楓 耳目 環舞 鉛丹 形影 蟄藏 鳥鷄 四鏡
射虎 龍虎 遊雲 噦噦 大化 正一 天地 雅子 陽燧 生死
瓜髮 神交 大舍

術化篇

雲龍 猛虎 用神 水竇 罔兩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舟
心交 珠玉 壻嶼 胡夫 陰陽 海魚 磧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德化篇

帝 飛蛾 異心 弓矢 聰明 有國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大醫 諛語 刻畫 酒醴 思賞 養民 救物 書道

仁化篇

得一 五行 吹渙 犧牲 大和 海英 神弓 鳳鳴 鑿知 棲蟻 歌舞

躑躅 正闕 象符 善惡

食化篇

七奪 爪像 養馬 綠輪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歎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鴟鴞

儉化篇

太平 權衡 礼道 食象 民情 悭蹠 居民 乳童 化柄 御臺
三皇 奢儉 雕籠 礼要 清淨 損益 解感



書

171